

台港微型小说选

邓开善



8724710

針織設計 田



ISBN 7-5401-5000-1 X2/1.82
統一書號: 00000.051 總計 0.79元



港台 微型小说 选

邓开善 编
湖南文艺出版社

台港微型小说选

邓开善 编

责任编辑：邱 旋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87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960 1/32 印张：4.5 插页：2 字数：70,000

印数：1—28,000

ISBN 7—5404—0096—X / I · 82

统一书号：10456·257 定价：0.74元

目 录

台湾微型小说

戏正上演·····	侯博仁(1)
打电话·····	爱 亚(3)
迷路·····	杨慎绚(5)
化妆舞会·····	郭丽华(8)
帮凶·····	疾 夫(11)
非约会·····	绿 柯(13)
枪·····	林双不(14)
累犯·····	于在涛(18)
红灯·····	罗燕如(21)
伤痕·····	施宜君(23)
钓金龟·····	姚艺真(25)
旁白·····	清溪客(27)
服妻记·····	吴文琼(29)
等待·····	京之春(31)
那一滩血·····	韵 恩(33)
梳妆·····	袁琼琼(36)
玫瑰花·····	杨 逵(39)

节·····	孟 慧(42)
小白猪·····	李捷金(45)
三代·····	林文煌(47)
新娘·····	吴念真(49)
白医师的墓碑·····	周增祥(51)
狗的智慧·····	张伯权(53)
寻夫记·····	陈 宁(55)
梅莉的晚约·····	沈 因(57)
莲雾树·····	李 宣(60)
卖身契·····	庄子明(63)
东西南北·····	苏伟贞(66)
祭祖·····	孔 雀(69)
愚亲会·····	詹西玉(71)
船长夫人·····	钟 玲(74)
短兵·····	刘维奋(77)
结·····	黄之桐(79)
风水·····	坡上客(81)
剑赛·····	黄斐娟(84)
金老二的最后一夜·····	梁建民(87)
永远不许你丢掉它·····	钟 玲(90)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92)

香港微型小说

候车奇缘·····	月 稚(94)
-----------	---------

新孟母三迁·····	迪 安(96)
别了她·····	柳 诗(98)
两兄弟·····	迪 安(100)
喜酒·····	庆普方(102)
冲出水晶体·····	樊尤妮(105)
熟悉的陌生人·····	荆 夫(108)
怒海慈父·····	南天竹(112)
为你疯狂·····	桑 妮(117)
流浪汉·····	张 城(120)
鸚鵡·····	陶 里(124)
笔友·····	郭 存(127)
门·····	蓝 石(130)
白描纸·····	余文诗(133)
打错了·····	刘以鬯(136)

戏 正 上 演

侯博仁

这条街，如果遇到了雨天，便显得格外冷清；相反，如果天气好的话，就非常活跃。每当华灯初上，摊贩便纷纷就位，大做起生意来。有卖蛇肉的，有卖衣服的，有跑江湖的郎中，总之，无所不有。那天晚上，靠近桥头的地方，聚集了一大堆人……

“快！快！快来买，日本新进产品，一个五百，一个五百。”胖胖的生意人声嘶力竭地喊着，并且手里还不断地反复操作，最后重重地往地上摔，然后说：“这种东西不怕摔，不怕踩，什么都不怕。”他拿了几个分给前面的观众，“看一看，不一定要买。”

“五百！太贵了，我那天在中场，四百就买到了。”一个年轻人看了一下，摇着头。

“少年仔，再仔细看看，这是日本货，不是杂牌货！”生意人一直逼近他。

“错不了，一模一样。”他一讲完，原先有拿

东西看的，都放了回去。

“好！你拿来，如果一样，一个一千向你买，有多少，买多少！”生意人非常地不悦。

“这可是你说的，大家都听到了。”他把烟丢掉，骑了车子就走。

人越来越多，大家都不想走，大家都想看戏。不一会儿，一声刹车，他走了进来。

“你们看看一样不一样？”他拿出了几个给观众验证，生意人也拿了一个。生意人无话可答。然后，他对着大家说：“我们做生意的，讲求的就是公道，就是实在……你说一个要一千元向我买，相信各位都听到了，我这边有一百个。”他把东西搬到前面，“放心，我不会这么狠，只卖你五个，算做一次小小警告。”观众一齐为他喝采，他拿了钱，整理好东西，准备要走。可是，又停了下来。“既然东西都带出来了，我也不想再拿回去，如果各位要，一个三百，要多少，拿多少。”观众围上来，他一手收钱，一手交货找钱，非常忙碌。“人爽就好，人爽就好，人爽……”他反复地讲。

夜已深，观众走了，剩下他们二人。

“今天卖了多少？”生意人问。

“你五个不算，共卖八十三个。”年轻人笑着，然后问，“明天到哪里？”

“新竹。”

打电话

爱 亚

第二节课下课了，许多人都抢着到学校门口唯一的公用电话前排队，打电话回家请妈妈送忘记带的簿本、忘记带的毛笔、忘记带的牛奶钱……

一年级的教室就在电话旁，小小个子的一年级新生黄子云常望着打电话的队伍发呆，他多么羡慕别人打电话，可是他却从来没有能够踏上那只矮木箱，那只学校置放的、方便低年级学生打电话的矮木箱……

这天，黄子云下定了决心，他要打电话给妈妈，他兴奋地挤在队伍里。队伍长长，后面的人焦急地捏拿着铜板，焦急地盯着说电话人的唇，生怕上课钟会早早地响。然而，上课钟终于响起。前边的人放弃了打电话，黄子云便一步抢先，踏上木箱，左顾右盼发现没人注意他，于是抖颤着手，拨了电话。

“妈妈，是我，我是云云……”

徘徊着等待的队伍几乎完全散去，黄子云面

带笑容，甜甜的面对着红色的电话方箱。

“妈妈，我上一节课数学又考了一百分，老师送我一颗星，全班只有四个人考一百呢……”

“上课了，赶快回教室！”一个高年级的学生由他身旁走过，大声催促着他。

黄子云对高年级生笑了笑，继续对着话筒：

“妈妈！我要去上课了，妈妈！早上我很乖，我每天自己穿制服、自己冲牛奶、自己烤面包，还帮爸爸忙，中午我去楼下张伯伯的小吃店吃米粉汤，还切油豆腐，有的时候买一粒肉粽……”

不知怎么的，黄子云清了清下鼻子，再说话时声调变了腔：

“妈妈！我，我想你，好想好想，我不要上学，我要跟你一起，妈妈！你为什么还不回家？你为什么还不回家？你在那里？妈妈……”

黄子云伸手拭泪，挂了电话，话筒挂上的一刹那，有女子的语音自话筒中传来：

“下面音响十点三十二分十秒……”

黄子云离开电话，让清清的鼻涕水凝在小小的手背上。

迷 路

杨慎约

过了水泥桥，车上的乘客骤然减少。吴索呆望着窗外的景物，心中想着回家后，如何开口跟妻说，今天四处求职却没有一处成功。再想起孩子的医药费、房租与会钱，吴索不觉叹一口气，合上眼睛……

“先生，你知不知道博大街在哪一站下？”

吴索张眼一看，前座的男子正指着身旁的幼童，说：“这个小男孩迷路了。”

“这班车不经过博大街。”吴索说。

“那怎么办？我有急事，再过一站就要下车了。”

“我知道路。”吴索说。

“先生，就拜托了。谢谢啊！”

前座的男子下车后，吴索趴着前面椅背，问小男孩：“到了博大街，你知不知道怎么回家？”

小男孩迟疑了一会儿，才说：“我家住博大街三十六号，开电器行。”

好熟的地址。吴索今天一大早就在求才栏见过它，刚刚才彻底丢掉，想不到又遇上了。吴索不禁苦笑起来，心中记起那个电器行老板满脸冰霜地摇头对他说：“我不雇用有过前科的人！”

难道你不曾犯过错？吴索内心奋力呐喊着，既然你不肯相信我会改邪归正，我就……吴索于是移身坐到前座小男孩的旁边。

下车后，吴索带着小男孩走进一家面店。

“小弟弟，你先在这边吃碗面，我出去打个电话给你的家人；你迷路了，他们一定很着急。告诉叔叔，你家电话几号？”

吴索在巷内的公共电话亭里拨了七个数字。

“嘟——嘟——嘟——”

“……喂，老板，你们家小孩在我手上，注意听着，尽快准备好五十万元，今晚等我电话……”吴索心中默念着。

“嘟——嘟——嘟”依旧没人接。

吴索暗想，小孩会不会记错号码？正想挂电话，却看见巷口有个熟悉的身影，推着水果摊，挺着七个月的身孕，缓缓走来……

吴索怔住——

“嘟——嘟——喂，喂，你找谁啊？这边是博大电器行……”

吴索慌乱挂上电话筒，手心尽是汗水。他紧

靠着亭柱，稳住气，重新拨了电话……

当吴索回到家，妻已经吃过晚饭；他注视着妻子圆凸的腹部，觉得里面的胎儿，似乎又长了许多。妻问他，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今天啊，差点迷路。”

化 妆 舞 会

郭丽华

当她们一边彼此取笑，一边推推搡搡、忸忸怩怩地进入大厅时，她确实感觉到男孩们的眼光全凝注在她身上。

乐声响起。

他躬身向她邀舞。就凭那股“舍我其谁”的锐气，她便认出了他——除了一星期两堂共同科目，她知道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就可以看到，她用所有的少女情怀膜拜他，但他，从来不曾多看她一眼。

今夜她戴着面具。

一张孩儿似的天真笑脸，遮去了她原本平凡的五官。

他穿一件白色对襟唐衫，戴一张没什么表情和特色的面具，举手投足无一不是“他”、尤其他那独特的嗓音，那是常在她梦里萦回的。

今夜她那头长发是特意修饰过的，在微暗的灯光下，更乌亮亮了；鬓边斜插一朵黄玫瑰，把

一边头发丝微挽到耳后，露出她浑圆光润的额；耳垂上一圈小巧的玻璃珠，光波潋潋，把她细致的颈项全烘托出来了；身上的白纱衣是姐姐明天当侯相穿用的；黄色的缎腰带，微膨的褶裙和胸前的小绉褶，把她原本平板的身材装扮得玲珑有致；而空花的蕾丝纱，把她线条美好的肩衬得更迷人了。

“你真出色，你是谁？”

她不作答，却含义不明地点点头。

“一定不是我们法学院的。”

她含糊地嗯啊一声。

“我喜欢你这身打扮……啊，这面具真可爱，你自己画的吗？”

整个晚上他盯着她，别人没有机会，因为无论到那儿最好的都是他的。他智慧而幽默，他的确具有傲视朋侪的本事。虽然他也几次为她机智优雅的谈吐而倾倒，但从言谈中她知道他认为聪明贤淑只是一个配得上他的女孩子的必要条件，而美貌则是充分必要的。他甚至认为爱的追求是购买力的问题，能力愈高当然可以买愈好的东西。

是谁发明了这样的游戏——戴上假面具、掩去真面目？愚弄别人也被愚弄？最后他提出送她回家的要求，他甚至不要她揭开面具，他说他打赌可以认得她。

卸了妆，她尽可能使自己不要保有一点点舞会里那个她的痕迹，她知道今夜是她生命的一次奢侈。

走到门外，果然他还在那儿，果然他并不认得她。

走了几步，听到他追上来的脚步声，心里不禁怦然。

“喂！里面没人了吗？”

“都走了。”这轻柔的声音是他适才赞美过的，她不敢看他的表情，但她知道他知道了，因为他愣在那儿。

有人说美貌只是面具。面具是假象，但真象是：

人们往往不喜欢所看到的真象。

帮 凶

疾 夫

郑老板来电说有件事要跟我商量，约我六点钟在×华餐厅小酌详谈。五点下班，时间还早，我就散步而去，好在路也不远。

快到餐厅时，才五点四十，便想拨个电话，告诉老妻今天不回家吃晚饭了。

走近装在廊柱上的公用电话时，发现旁边站着一位年约二十三、四岁，容貌中等、身材娇小的小姐。她手上拿着两张小纸卡，上面一张的字体较大而端正，写着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人名，下面的一张字小而潦草。她看我走过去，原本忧郁无助的脸上，出现了一抹希望的喜悦，礼貌地向我点点头，便把纸片调正了递向我，同时还递给我一块钱。我立刻明白过来——原来她是个哑巴，要我替她拨个电话。

我接过钱，照她所写号码拨了电话。

“喂！”三十来岁妇人的闽南语口音，“你找什么人？”

“请问李大木先生在吗？”我小心而清楚地问着。

“稍等！……阿木，一个外省仔找你！”

听到电话那边叫人的声音，我也高兴了起来，总算帮她找到人了。我正伸手向她要另一张纸卡，看看要向李大木说些什么时，不料，她却一把抢过了电话听筒：

“喂，是我啦！三日没见你，足思念呐，想打电话和你，又惊和你那个接到。所以想了一条妙计……卡紧来啦，六点老所在，见面再跟你讲，足趣味呐！”

她挂上电话，转身飘然而去。我却觉得自己的好心有被愚弄而落个帮凶罪嫌的难过。

非 约 会

绿 柯

三年前在念大学三年级时，交了一位笔友，为了挫挫他的锐气，我们几位室友商量了一个办法整他。

——喂！你说要我见个面，是吗？那明天晚上我们在大大百货公司的文具部碰头好了。

——好极了，徐小姐！但是我怎么知道哪一位是你呢？

——那是你的事，运用一下智慧嘛！

——噢……对了！如果我在女孩子背后叫徐丽玉，看到谁回头那人就是你，好不好？

——好嘛。明天晚上七点见，过时不候，再见。

放下话筒，我们几位乐得团团转，心想他明天可搞个大飞机了！任他叫哑了“徐丽玉”，我们连眉头都不皱一下，看他怎么办。

谁知道他隔天是叫：

——柯金城外找！

我因为忍不住好奇而回头，就此露了马脚，也就此和他步向红地毯的那一端。

枪

林双不

车子愈往南驶，我愈觉得不对劲，司机始终不怀好意地透过后视镜瞅着我，有几次似乎再忍不住了，居然微偏着头，眼睛向后掠。

恐怕我是上了贼船了。实在不应该冒冒失失搭乘这辆野鸡计程车。趁着星期日到台北处理一些事情，原本计划搭十一点半的最后一班平快夜车回员林的，谁知东拉西扯，赶到火车站时，那班火车已经开走了。怎么办呢？星期一大早就有课，不赶回去怎么行？

真是的，就算一定得搭野鸡车，也应该睁大眼睛啊，居然司机一说是回头车我就上了，居然司机说载不载客都无所谓我就让他开了。为什么我当时没有考虑到旅途的安全问题呢？报纸上几乎天天有，计程车司机在荒郊野外劫财抢色，甚至还要伤人，为什么我这么大意。

果然，车子刚过中坜吧，我就感到异样了。就如同我前面所说，司机一再从后视镜瞅我，瞅

得我心底发毛。当然，我身上的钱不多，又是一个大男生，实在不必害怕，如果他真正心怀恶意，如果他嫌钱太少不满意，无论如何，还是我吃亏。我悄悄打量他的体型，没有我高，但是比我结实多了，单打独斗，我未必就会输他，可是他不可能没带东西，而且我根本不想打。

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他的右手从方向盘挪开，往下伸，不知在摸什么东西，大概是扁钻或刀子吧？车窗外一片漆黑，正是苗栗一带的山间，歹徒下手最理想的所在。要动手了吧？我下意识坐直身子，冷汗开始往外冒。

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他的手又伸了上来，放在方向盘上，没有拿什么东西。一定是他看出我有了戒备，不敢轻率下手，在等待更恰当的时机吧？难道我就这样束手待毙吗？也许我可以想想办法，化解这场危机，我不是一向自诩最善于动脑筋的吗？怎么突然吓呆了呢？或许我可以试着和他聊聊天，动之以情，让他不好意思动手。

于是我吞了口口水，和他搭讪：

“生意好吗？老乡。”

他似乎吓了一跳，过了好几秒钟才回答我：

“不好啊，几乎连油钱都跑不回来。”

“不会吧？你不是回头车？刚刚还有客人包了你的车去台北，不是吗？”

他不再回答，我突然想到可能不是真的回头车，一紧张，舌头打结，也沉默下来。沉默最适于培养紧张的气氛。为什么他不跟我聊天呢？是不是怕暴露他口音或其他特征，增加警方缉捕他的可能？当然明白，我被抢之后必定会去报案的，好聪明狡猾的家伙！我恨恨地咬了咬牙，他又从后视镜飞快地掠了我一眼。

这一眼非常狠毒，我有生以来不曾看过更狠毒的眼神，使我再度直冒冷汗，再度后悔自己的莽撞。即使赶不回员林上课，请一天假又有什么大不了，何必一定要搭野鸡车冒险？

算了，如果他真的要抢，就给他吧！好汉不吃眼前亏，财物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有人要就给他，犯不着因此打斗伤身。不行！这么一来，岂不是助长了恶人的气焰？“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无论如何，都应该和他拼斗一番，给他一点教训。

两种想法交战缠斗，还没有分出胜负，员林居然到了。可爱的员林！当计程车在公路局车站前一停，我立刻打开车门，冲了下去。松了一口气，才想到还没付钱，便绕过车后，走到司机窗口，伸手到旅行袋里掏钱。突然，车子往前冲，迅速拐一个弯，消失在不远的街角上。我最后看到的，是司机无比惊惶的神色。

怔怔地站在凌晨两点左右冷冷清清的员林街头，莫名奇妙地把车钱再放入旅行袋，才看见旅行袋的右方开口突出一截枪管，那是我在台北特地为孩子买回来的玩具枪，枪管太长，无法全部塞进旅行袋。

累 犯

于在涛

关仔出狱才四个月，今天又被我当场捉住了。不过这次我无法毫不迟疑地把他移送法办，虽然我正急需一个倒楣鬼来交差，但我却充满矛盾，不知如何是好。

在我管区里，出现了一个神经病，半年来，他每天站在马路边上指手画脚，口沫飞扬地讲个不停；有时他拉住行人不放，给我制造了不少麻烦，但我却对他无可奈何。我非常埋怨，象我们这样拥有百万人口的大都市，至少也应该有个收容这家伙的地方才对。

傍晚，我骑着单车经过大业公司旁的空地时，看见那可怜的家伙正躺在草地上睡觉；在朦胧的街灯下，我仿佛也看到有什么东西在他身边蠕动。我停下了车躲在路边的芒果树下察看，原来是一个人在脱那家伙的夹克。当窃贼手提夹克跨上马路时，我赶上去，人赃并获，将他逮捕。他仔细看看我，真是冤家路窄，无话可说，只有俯

首就擒。

我用手铐把他的左手锁在车把上，然后推车往派出所前进。突然，一个百思莫解的疑问，浮上心头。我问他：

“你要偷哪里不好偷，为什么要偷一个神经病？”

“我当然有理由，不过，你会相信吗？”关仔说。

“你说说看！”我想不出为什么他要偷一件脏臭的夹克。

“好吧！信不信由你！说老实话，出狱以后我就决心洗手不干，我已经有了足花的钱，那是我坐牢换来的。再者，我已经老了，不论那一行，一个人总得有退休的时候吧！我每天早晨沿着这条路走五公里以保持我的健康。那天早晨，我就给这个家伙拉住了。两个月以前，你记得寒流来那几天吧，我穿了厚重的夹克出了门还冷得发抖，而这个可怜的家伙，却只穿了一件破汗衫；虽然他精神抖擞，口冒热气，但我知道他随时都有倒在马路上的可能；所以我脱下我的夹克给他穿上。他全身只剩下皮包骨，手无缚鸡之力，当然拗不过我。穿好以后，我把他推开，跑步回家。警员先生，我的话，你相信吗？”

“现在你是想把你的夹克收回来，对吗？”我

说。

“有神经病我才会这样想！”

“那你为什么呢？这夹克现在是属于他的呀！”

“我当然知道，可是你总晓得，现在已经是四月中旬了，南台湾的气温，中午已经接近摄氏三十度，他仍然穿着那件里面衬了毛的夹克，难道要他热死不成？”

对于累犯的供词，我一向存疑，这次却是例外。

红 灯

罗燕如

小港机场下完了客人，运气不错，又有人拦车。

我偷偷地端详了这位小姐，不是美，但五官分明。两排长睫毛围着湖泽的小丛林；弧型分明的双唇，很有个性地紧抿着……

“民生医院。”抛下了目的地，便合上了眼，斜倚在后座，似乎很累很累。

我扳下了车资表，比平日更专心地开起车来。说也奇怪，忍不住从反射镜中，多看她几眼，但不能看得太勤，免得让她误会我心怀不轨。

车行一半，我在镜中，忽然看到她潸潸泪下，就象一枝带雨梨花，惹得我有说不出的怜爱。

“探病吗？小姐。”本不应该向乘客多舌的。

“……”拭干了泪水，她轻轻地点头。

“病情如何？”该死！问这干么？开几年车，最痛恨的，就是一上车叽喳不停的乘客。今天自己中了什么邪？搭这个什么讷？万一……

“弥留。”沉重地吐出这两个字，她象决堤的洪水，哭得凄凄切切，叫人好不心疼。

我见过弥留的病人，和死人只差一口气。她一定急着见这个亲人，慢一步说不定天人永隔。我该……

于是，加足马力，闯了一个红灯又一个红灯，甘冒被警察罚款的危险，我想帮她一点忙。

“嘎——”到了，踩稳了刹车，油然而生的英雄感，使我无限骄傲。好啦！现在就等着她谢意的眼光……

谁知，“啪——”一记清脆的耳光响在我的左颊。她原本佼好的脸孔，一阵青一阵绿地扭曲成一团，从牙缝中恨恨地挤出：“都是你们这些没道德的司机，专抢红灯，否则我先生也不会被撞得奄奄一息，躺在医院里！”她象丢垃圾一样扔了两百块在我脸上……

伤 痕

施宜君

深秋的月光斜照在小床上，孩子正睡得香甜。一旁，阿久伯凝视她红嘟嘟的睡脸，良久，两颗泪水静静的滑了下来。

和以往一样，他下班回家，孩子也放学了。晚饭后，孩子照例要求听他说故事。

“爸爸，讲你的‘拇指’故事嘛！”孩子撒娇的抬起晶亮的眼，极可爱的模样。

他最是不能拒绝这种惹人怜惜的爱娇口吻，尽管他已将这个故事说了不下数十遍，但孩子爱听嘛，在她的心目中，它正可证明她爸爸的英雄形象。

“那是小琪琪还在妈妈肚里的时候……一天晚上，小偷进入我们的家……爸爸为了保护妈妈，和小偷打起来……小偷走了，但是爸爸右手的大拇指也被小偷拿着的小刀削去一片肉。”他随着孩子的目光也瞧了瞧右手大拇指。

“痛不痛？”孩子照例问，关切的。

“不痛不痛，爸爸保护妈妈和小琪琪是应该的。”

孩子得到她心中满意的回答，再次高兴的笑了。

但是，只有他心里明白，他不过是一个最平凡的爸爸，那拇指伤痕，只是他一个爱心的表露罢了，那算不了什么的。他结婚的很迟，而可怜小琪琪，一生下来就成了没妈的孩子。两年前的一个夜晚，就是孩子刚满六岁的那一晚，她发高烧，口里吐着白沫，他本该在她嘴里放根汤匙防她啃咬，但又怕伤了她稚嫩的舌头，于是，他仅迟疑了一会，决然的便将洗净的右拇指放入孩子的嘴。那夜过后，小琪琪的烧退了，但也咬掉了他指端的一块肉。

小床上，月光中的孩子正睡得香甜。

他擦干了泪水，嘴角隐约的浮起了笑意。

偶然，睡梦中的孩子翻了翻身。

他也就轻轻的为她盖上了滑下去的被子。

钓 金 龟

姚艺真

他，独自走在这条僻静的巷路里。越过一盏盏昏黄的路灯，他的影子投射在地面上，一会儿拉长，一会儿缩短……

他就这样瞄着自己的影子往前走去。当影子再次缩短的一刹那，他发现地上有一张绿色的钞票——刚才被自己拉长的影子遮住，所以没注意到。

他的眼睛一亮，一百块钱呢，不知是谁丢失的？如果是一个有钱人，那不过是九牛一毛；但要是失主是穷人，倒可以买几斤米呢！

如果是成千上万，倒可以送到警察局去招领，也算是拾金不昧，乐得做一桩好事！而这区区一百元，警察不会嫌太多事么？

管它呢，何必多管闲事！他继续往前走去，但脚步慢得多，好象那张钞票有一股磁力，把他给吸住了。

如果我不捡，还不是给别人捡了去？不捡白不

捡，拿这一百块钱，买样玩具给小孙子，一定乐得不得了！

走了几步，他又转身走回头，那张钞票仍然躺在那里。他前后左右看看，路上一个行人也没有，旁边有一扇门半开着，里面静悄悄地，一点动静也没有。

他用脚尖拨动钞票，心跳得厉害，就是弯不下腰去。

怕什么，就是被人瞧见了，也以为我是在捡自己的钞票呢。经过一番挣扎，他终于鼓足了勇气，俯身伸手去捡。

那钞票忽然动了，偏偏在这节骨眼上起了风？他追上两步，还是没有捡到。

原来不是风，他看清楚了，那钞票是用一条细黑线系着，现在正被拉回那扇半开的门里去了。从门后传来一阵孩子清脆的笑声：

“嘻嘻，真好玩，又钓了一只金龟！”

他感到脸上臊热，喉咙发干，不知如何自处。

旁 白

清溪客

报纸电影版上刊出《乱世佳人》重映的广告，心里真是高兴。这部片子我和妻都慕名久矣，却始终不曾看过，今有这等机会，我们岂可放弃？当下，便决定花个晚上时间去欣赏。

正当我和妻在剧院里全神贯注于银幕时，前座的女孩子，不时侧过脸，和旁边一位长发而魁伟的男士咬耳朵。随着银幕上形象的变换，她的声音由于周遭的静肃而显得更清晰，成了令人不快的噪音。听她的口气，这片子她似乎已看过三、四次。每一个场景正要出现，她便急忙告诉她的男友——紧随着，银幕上果然出现了她的“预料”，她更是推推那位男士，高兴地一叠声：“喏，你看，我说的没错吧！”

她说得很乐，我却是愈看愈冒火了。她不仅扰乱了我欣赏电影的喜悦，她的“旁白”更剥夺了我探索内容的乐趣。我再也忍耐不住，便探身拍拍她的肩膀：“小姐，请用你的眼睛‘看’电影，我

们将很感谢你！”

她先是惊讶，又有点生气，向邻座的男朋友嘀咕一下之后，倒真的乖乖地不说话了。

妻拉了我一把，低声说道：“你要惹麻烦了，你看她那强壮的男朋友待会儿不找你麻烦才怪呢！”

影片很长，中间有五分钟的休息。趁这空档，我到贩卖部买点饮料，正当我走向贩卖部时，无意间瞥见那位男士紧跟在我后头。我有点着慌，想到社会新闻版上瞄人一眼就惹来的凶杀案，心里有点发毛。

我走得稍快，他也迅速跟上来，愈靠愈近，冷不防，他一手扳过我的肩膀，另一只手迅速握住我的右手——

他说：“先生，谢谢你。我自己实在没有勇气对她这样说。”

服 妻 记

吴文琼

我跟内人在同一家公司做事，有天两人都加班，疲惫不堪的回到家，我就嚷着：

“炒盘蛋炒饭来吃吧！”

“什么叫蛋炒饭，应叫饭炒蛋，你说是蛋多，还是饭多？”妻没好气的冲了我一句。

“好了，好了，就算是饭炒蛋吧！半夜三更叫得那么大声干什么？”

“谁说三更是半夜，半夜应是二更半。”又被顶了一句。

“哟！你今天吃了枪药是不是？凶个什么劲嘛？不满意我，那你就走好了。”

“好，走就走！”碰的一声，妻用力关上房门，房内传出关箱子的声音；大概在整行李。

“好，你走好了，把你的东西全带走，不要再回来！”

老半天，房内没有任何动静，打开门一瞧只见妻坐在床边流眼泪，床上铺着一条大包袱皮，

看到我，她哽咽的说：

“你躺在包袱皮上吧！”

“作什么？”

“我……我要带走属于我的东西。”

等 待

京之春

他们认识了三年。二人同是羞涩内向，个性保守。他从来没在她面前提过爱，然而，她依稀可从他羞涩眼眸中察觉那股灼灼爱意。几次三番，她向他暗示鼓励，他却仍是木讷呆傻，不敢开口。岁月飘逝，三年后她跟另一个男孩订婚了，在订婚前夕却仍忘不了他。

“如果他现在开口，说出那一句话，我还愿意回到他的怀抱。”在亲友祝福声中她这么想着，可是他什么也没表示，只不过眼神里多了一股淡淡的忧郁。

终于，到了结婚前夕，在她新婚的喜悦中却掺杂着一股淡淡的哀伤。

“如果他现在开口，说出那一句话，我还愿意放弃一切，选择这份迟来的幸福。”在试穿新婚礼服的一刻她这么想着，可是他什么也没表示，只不过眼神中的忧郁更浓了些。

五十年后，二人都已白发苍苍。终于，她先

倒了下去，在病危中，他远从外地来看她。她紧紧握住他的手，把一生中的疑惑与等待化成一句问话：“告诉我，你究竟在等待什么？”他四顾无人，颤抖着声音说出了也是他一生中的徬徨与等待：“我在等你。”“等我什么？”“等你先开口啊！”

那一滩血

韵 思

铃声后，未及老师步出教室，大家便激烈地讨论着如何消磨这难得的一个大好周末。

“好好地睡个午觉吧！”舒文心中盘算着，“唉！难得一个段考后的周末在梦中渡过，似乎奢侈了些。”

“一道去逛街如何？”同学七嘴八舌地邀请着。舒文无奈地摇了摇头，自知现在两袖清风，口袋空空，那种望物兴叹的滋味，不尝也罢！这时她忽然只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还是赶紧回家的好！

顶着炙热的骄阳，骑着她那性能不佳的单车，使得一向很少出汗的她，也稀奇般地流下了豆大的汗珠。她两眼仍习惯性地左右张望，给人一种漫不经心的感觉，然而，眼前的事，却吸引了她的目光，她专注地望着，也专注地想着：

“八成又是什么车相撞，彼此在那儿纠缠不清……”“要不就是那个倒楣的人又被撞伤，瞧瞧那些见死不救的人，总是围在一旁看热闹，又阻碍

了交通，缺德！”待她渐渐地靠近那人群，本想视若无睹地骑过去，然而，人实在太多了，使她不得不停下来牵着车子走，就在那一刹那，她看到了人群中的一滩血，一滩鲜红的血……

顷刻间，她停下了脚步，却掩不住内心的一股惶恐与不安，她的心如同那一片被血染红的柏油路，时红时黑，时冷时热，不知为什么会如此，只感到杂乱的思绪就象那一滩血，毫无方向地散开、扩张……好不容易凝住神，听得到人群中嘈杂的谈论：

“听说是××国小六年级学生。”

“好象扎着两条辫子，挺可爱的……”

“唉！真是可怜哦！”

“怎么会这样！那个没良心的司机！”

舒文再也听不下去了，她怕……真的很怕，便一心地想钻到人群中，可是，当她看到那覆着白布的尸体，便顿时没了力气，呆呆地怔望着，再也没有勇气再跨近一步，仅以极缓慢的速度移动着她那无神的目光……死去的小女孩看来是极娇小地……身材看起来太熟悉了……身旁似乎还有一些零乱的东西……是舞衣，不错！还有、还有那，一滩血，一滩令人看了几乎窒息的血……天啊！这会真是的吗？舒文渐渐觉得视线模糊了，脸颊也被不知是汗是泪给湿透了。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她心中无力地挣扎着，便疯狂似地冲出人群，是的，她必须尽快地回家，回家！

今天回家的路程对舒文来说，似乎太长了些，只希望现在就能马上在家中，现在就能马上看到……脑子里怎样也挥不去印得深深的那一滩血，似乎在她脑子翻滚着，流动着……

到家了，脚踏车还没有来得及停好，舒文便飞也似地冲进门去，看到……六年级的小妹正在整理她的舞衣，妈妈正细心地在为妹妹扎辫子……舒文这时才感到双脚已瘫痪了，一古脑儿跌坐在沙发上，泪，不知为何又流了出来，许是为妹妹的安然无恙喜极而泣吧！但舒文知道，那泪更是为着那一滩血……

梳 妆

袁琼琼

那天她忽然说想照相。

她头发养得很长了，到肩下，一面用发刷刷着，她从镜子里朝他微笑。玻璃镜面上反映着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从他这儿看，她的脸孔，在镜子里有点迷迷濛濛，让发耀的阳光遮盖着，不确定而迷离。

他坐在她背后，手上拿着相机，做势用镜头对准她，白花花的阳光被隔在镜头之外，她的脸在镜子里，呈现在相机的镜头中，缩小了，遥远而可怜。他放下相机。

她把发刷凑到眼前来，细声说：“头发掉了好多。”挑剔的，然而又柔和的看着。从发刷的细齿间捡起已经编结成一片的落发，在手中捏成团。

药物的作用使她头发脱落和发胖。半年里她重了十公斤，脸孔变得圆圆的，虚虚的，有点象没打足气的球。她又开始梳头，茫茫的望着镜子里的自己，带着轻微的无望整弄发型，想遮掩那

虚肿的脸。

花了很多时间。

她化妆，睫毛刷得翘翘的，眼影、腮红、口红。穿起他从香港买来的古董衣裳。那是清末或民初某个门户的女子为自己准备的嫁妆。她一直等音病好了穿。那件衣裳设色鲜明而奇妙，领口和襟边都镶着复杂而瑰丽的花边。她整套穿上，宽宽的大襟上装，绣了金凤凰的细褶长裙。她坐在院子里，让阳光照在脸上。胭脂染着两颊，造出虚假的红润。她笑着，偏脸摆姿势，说：“照好看一点。”

照好看一点。他从正面一侧面取镜头，全身、半身、特写。她挺着腰杆坐着，脸上红红白白的。那流丽华美的古代衣裳把她全身裹着，她象店里头新供上的神象。

一直微笑着。深思而宁静的，眼光穿过了镜头，凝视着不可测知的什么。

当天就用快洗冲出来了。一共洗出二十六张，色彩鲜艳，相片上她的脸孔明亮润泽，非常自然，不象化过妆。她自己半躺在床上挑选，对某些照片发笑，象小孩似的单纯而欢喜。那时她卸了妆，脸很白，无生气的白，象沾了许多灰尘的粉壁。后来她检出一张来说：“等我死了，这一张要做遗照。”

一个月后，摆在灵堂里，放大的这张照片，非常美丽，微笑着，仿佛早已测知了什么，宁静而深思的，看着远方。

玫 瑰 花

杨 逵

国中三年级，农历年一过，压力愈大。正常的考试之外，三天两天就有模拟考，几乎被烤焦了。挨到毕业考考完，便是毕业旅行，才松了一口气。老师说：“这次要经过台中，到雾社、日月潭。”

我们请求到台中时上大度山，去看看“压而不扁的玫瑰花。”老师笑着，点点头。

当天，我们在东海大学旁下车，顺着小河边的小径走了四五分钟，就看到满山满谷的玫瑰花。一位老园丁正挑着水壶在浇花。

老师向他介绍说：“我们是高雄来的国中同学，有三班一百多人来打扰了。刚上过‘压不扁的玫瑰花’一课，就想来看您啦。”

老园丁笑笑说：“免客气免客气。不过，玫瑰花有刺，只可以看，不可以摸。日前一位叫做绅士的，一进来就伸手去折，却被刺得哇哇叫起来了。”

“哈哈哈哈哈，玫瑰花有刺都不懂，真是大笨牛！”一百多个国中学生的开怀大合笑震撼了整个花园。

十年后，我们几个女生到美国来了，都念生物学。

去年九一八，芝加哥大学开了一次盛大的“抗议日本篡改教科书大会”。报纸报道说，应邀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老园丁，当天从纽约赶到这里来演讲，讲题是《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孩子》。这消息引起我们的怀念，便去参加了。

大会开完，好象有很多人找他谈话，我们急不及待的，两个人拉着他的左右手，一个从背后推，把他送进我们的车开走了。

“老园丁，你认不认得我们？”

他摇摇头说：

“我曾听说过芝加哥从前是美国黑社会头头的巢穴，声势好比上海的杜月笙，美国总统对他都没办法……”

“哎啊！你曾叫我们小丫头的，怎么到美国来就变成了绑票了……”

“小丫头？你们到过东海花园？”

“是啊！你还送我们每人一节玫瑰枝条，还告诉我们怎么剪插，如何繁殖……”

同学使个眼色，暗示我不要再讲。

老园丁似乎迷糊了，我却在肚里暗笑。

终于车开到郊外一所住宅停下。我们扶着老园丁下车，带进屋里。在进屋前，他停在前庭看那遍地的玫瑰花，呆了一下。进到客厅，我把他拥抱着带到落地窗前看那后院的更大一片玫瑰花，他更呆了。

同学们拍拍他的背说：“免惊免惊，这是东海花园的新生代呀！”

“嗨！”他赞了一声，看来是多么开心！

我们后辈鬼鬼祟祟作弄他，是要让老园丁惊喜一番的。

节

孟 慧

我正引颈企盼地等公车，一辆豪华精致的小轿车忽地在我面前停了下来。

“上车吧，老师！”车门打开，一只戴有钻石戒指的嫩手招呼着我。

不自觉地，我上了车与她并坐；望着她那身艳丽华贵的装束，我油然生出自惭形秽的感觉。

“老师，你不认得我了吧？”她熟练地操纵方向盘，对着我甜甜一笑，“我是××专的毕业生，当时你是我们班的导师。”

“哦！”我有些讪讪地，“怪不得我看你有些面善。”

“老师真是贵人多忘事。”

“若是贵人，也不必搭学生的便车了。”

“老师自己也可以买一部车子来开呀。”

“那，除非来生再说。”我自嘲的一笑，“你可知道，老师的钟点费一节才一百元？”“一节才一百元？”她似乎不大相信，“怎会那么低？”

“私立学校嘛!”我理所当然的应道。

“我不知赚过了多少钟点费,从来没有赚过这么低的。”她有夸耀的意味。

“难道你跟我是同行?”凭她的形相,我很难置信。

“以计酬方式来说,我们应该算是同行。”她的表情怪怪地,“我赚过一节三百元的,也赚过四百五十元的,如果我愿意,还可以把钟点费抬得更高,而且,我的计时标准也短,一节才不过三十分种。”

“别说笑,天下那有这么高的钟点费?”

“你太孤陋寡闻了,老师。”她半打趣地,“不瞒你说,我的洋房汽车也是靠一节一节的钟点费堆砌起来的,你以前说过,聚沙可以成塔呀!”

“我赚的钟点费,连沙都称不上。”我正视她那张似已动过整形手术的脸,“告诉我,你在哪个学校执教?”

“社会大学!”她满脸得意的神情,“我教的是男性心理学,先后在马沙鸡系,脱衣陪酒系任教……”

“停车!!”我顿觉受辱已甚,急声叫道,“我宁可步行回家,也不愿意搭你这部用耻辱组合起来的车子。”

“老师,我是一番好意呀。”她惶恐地说。

“这种好意，我无法接受！”我悻悻地说，“是的，我的每节钟点费是比你低了好几倍，但我何必出卖我的贞节。当你在赚取一节一节的钟点费时，为什么不联想到你的贞节问题呢？”

“你没教过我啊，老师。”她叫屈说，“你只管教你的书，赶你的进度，何尝对我们灌输过一点贞节教育了？”

我一听，登时怔住了。敢情我也跟她犯了同样错误，只管一节一节的赚取钟点费，而从未想到为人师表者应有的节操；我们都以节为生，也都于节有亏！

小白猪

李捷全

家中小白猪失踪之后，妈一直很气恼。

当初妈决定买这条白猪来贴补家用，爸唠叨半天，说了一大堆，妈气不过了，咬牙用存了很久的私房钱买下。没想到一时疏忽忘了关猪棚，居然给它逃跑了，妈为此自怨自艾难过了好几天。妈的心情不好，家中静下来，我和爸谈话都得小声小气的。

一个多礼拜以后的一天，我在客厅，妈在厨房忙。突然，呼的一声，爸撞开门冲进来：“看！这是什么！”爸两手举得高高的。

“小白猪！”我和妈同时大叫出声来。

爸把它送到妈面前，邀功似的：“我在湖边找到它的时候，脖子上还套根绳子，可能是邻近小孩抓到了养着玩，玩腻了才放它回来的。”

接过小猪，妈一遍又一遍地抚摸着它满是泥巴的头，竟流下泪来。

爸走过去，一反平日粗声粗气，温柔地轻揽她肩头。妈脸有些红，轻躲开爸的手，擦擦眼泪，

掩饰地说：“我看看饭好了没有。”

客厅里只剩下我和爸，他把头舒服地靠着椅背。我说：“爸，可惜这只嫌小了点儿。”

爸从椅子上跳了起来，震惊地瞪着我。

我笑笑：“昨天我看到你去找古叔公的。”

“好家伙，”爸一边笑一边摸口袋想找烟，又颓然地摇摇头，“我从你妈‘配给’我的烟钱里东扣西扣好不容易才省下来的‘私房钱’，这下倒好，得戒烟了。”

我走到厨房，妈在炒菜，“好大的油烟。”她撩起衣襟，擦拭一下眼睛。

“你爸和你说些什么？”

“没有。”

“真的没有？”

我心虚地垂下头：“什么也没有。”

“大概是说这只猪怎么弄来的吧，”妈说，“他也真傻，猪是我养的，怎么会认不出来呢？”她弯腰摸摸小猪的头，神采焕发，仿佛年轻了许多，

“倒是我和你爸生活了四十年，居然不知道他有这么好的演戏天才。”

离开厨房，背后妈的声音传来：“告诉你爸，衣橱里有我以前替他存的两条长寿。”

门外，爸躺在摇椅上，面对着满天云彩的黄昏。

三 代

林文煌

在交叉路口转弯的时候，我的脚踏车把一位陌生先生的右脚踝压伤了。本来我可以安全避闪的。当我看到那位先生一手牵着一个刚会走路模样的小男孩，一手牵着一个步履蹒跚的年老中风病患者时，我立刻紧急煞车把车头偏向一边，就在这时，他突然急速地跨前一步，自己撞了上来。

我赶紧跳下车，不安地说：

“对不起！对不起！”

他一边弯下腰按摩脚踝，一边和气地抬起头：

“我不怪你，是我自己撞上的……也许是我太多虑了，我以为车子如果不会撞上我的小孩，便会撞上我的父亲，于是下意识地上前阻挡。”

在我惊魂未定，讷讷不知所措的时候，那位先生已牵着小孩和老者慢慢离去，我愣愣的目送他们，三个脚步迟缓的背影构成一幅感人的画面。我有搁下车子跟上去帮助那位先生的冲动。可是，

我一直没那样做，我发觉小孩和老者好象那位先生肩上的两头担子，再艰苦他也不肯放下任何一边的。

新 娘

吴念真

蜜月旅行的最后一个夜晚，妻对即将到来的家庭生活似乎有些担忧，毕竟除了我之外，此后她必须和我的母亲、弟妹们一起过日子；而家人对她来说终究不象我这样早已自然且熟悉地相处着。

经过一番抚慰之后，她似乎宽心了些，最后她抬起头问：“我该怎么叫妈妈？”

“我们都叫‘妈’，不过你可以依你熟悉的称呼叫。”

“傻蛋，我当然跟着你叫，”她捶了我一拳说，“不过，我可得先练习练习。”

于是从进浴室开始到入睡前，她便一直轻呼着“妈！”“妈！”……脸上闪耀着欣喜且满足的光采。

归程中游览车在高速公路上抛了锚，拖延了三四个小时，回到台北已过了晚饭时刻。我提议在外头随便吃些，但她坚持不肯。

“‘妈’一定会等我们。”她很肯定地说着又喃喃念道，“妈，妈……”一边朝我笑了笑。

进了门，果然如妻所料，妈和弟妹都围桌而静坐候我们吃饭，那时是晚上十点。

妈拉着妻的手，让出自己的位子，而要我坐在几年来一直空着的先父的椅子上，好一会儿妈才含着眼泪低声说：“此后，这个家就交给你俩了……”

妻和妈彼此微笑相拥，盈盈的泪光在温暖的灯辉下闪烁着。

“我会好好顾着家……”妻轻轻地点头，突然叫了声，“娘……”

那晚，妻在我怀中轻轻饮泣，好久之后才说：“对不起……我只是忘情……”

“我只是突然间觉得，四个人的爱一下子都把我的心填满了，你，妈妈，我爹，还有……我娘……”她闭着眼睛任泪水流着，在我耳边低声说：“啊，傻蛋你不懂啦……”

我懂。

妻五岁时便失去了母亲，二十三年来她是两个妹妹的好母亲，但就没有机会再叫一声娘。她曾告诉过我：“……那时母亲已经昏迷不醒了。父亲抱着我靠近病床说：‘叫娘，乖，叫娘……’，我依稀记得，我好大声好大声地叫了：‘娘——’”

白医师的墓碑

周增祥

白医师不象一般的医师那样，留着黑色的胡髭。可是他的确是个好医师。他在我们镇上行医多年，经他诊治过的人，比镇上任何医师都多；可是他赚的钱却比旁的医师少得多。因为他常替穷人看病，而他们都拿不出钱来。

到了冬天，他常半夜里爬起来，开二十英里的车，去诊治一位太太或孩子的病，或救治受伤的人。

我们镇上的人都知道白医师的诊所在莱斯服装店楼上，要走一条窄窄的楼梯上去。诊所里总是坐满了人。楼梯脚下挂着一块招牌——“白医师——诊所在楼上”。

白医师还是一个单身汉。有一次他本来打算跟银行家的女儿克朗威小姐结婚；可是到了结婚那一天，有人把他请到乡下去诊治一个墨西哥孩子。克朗威小姐很生气，就把婚礼取消了。她说：

“一个人把墨西哥孩子看得比婚礼还重要的，一

定不是个好丈夫！”镇上许多太太小姐们也都同意她的看法。墨西哥孩子后来病好了，他的父母非常感激白医师。

四十年来，镇上拐脚、瞎眼的都爬上白医师诊所来看病，白医师从没有拒绝过那一个病人。

有人说白医师是个没有个性的人，他爱在酒店里面的那间小房间里喝威士忌，玩牌。可是他却活到七十岁。有一天，他晕倒在诊所沙发上，就这样去了。不过那时候，他乌黑的头发已经变成白色。

白医师的葬礼是镇上最盛大的一次！他的遗体安放在克鲁勃殡仪馆的走廊里，镇上每个人都去瞻仰遗容，向他致敬。后来就葬在河景公墓里。

大家准备筹一笔钱，做一个精致的墓碑，放在他墓前，以志纪念。大家在讨论墓碑上要刻些什么话。有人说最好刻一首挽诗，可是白医师不喜欢诗。这件事拖了一阵子，就没下文了。

有一天，殡仪馆老板克鲁勃说：“白医师的墓碑早已安放在他墓上了。”原来白医师打算结婚那一天，误了婚礼救活的那个墨西哥孩子，他的父母一直记挂着白医师还没有墓碑，可是他们也没有钱替他立碑，结果就把白医师诊所楼下的那块招牌，安置在他墓上，上面写着：“白医师——诊所在楼上”。

狗 的 智 慧

张伯权

这是一位来自非洲的朋友，亲口说给我听的一则流传在他们部落之间的故事：

有一天，九条野狗一齐出外觅食，半路上遇见一头狮子，狮子正好也要去觅食，就建议大家团结力量联合行猎。在野狗的同意之下，狮子与狗一齐奔波了一天，日头西斜时分，一共猎获了十只羚羊。狮子说：“现在我们得找一个聪明人来替我们分配。”

有一条狗接着说：“没有必要吧？我们不需要什么特别有智慧的人。你看，我们正好十个，羚羊也正好十只，一个一只，不就是最公平的事吗？”

狮子霍然扑向前去，巨掌一落一起之瞬间，可怜鲁莽的狗已经瞎了眼睛。

其他的狗真给吓得目瞪口呆，好一会儿才有一条狗鼓起勇气站出来：“不，不，我们的兄弟错了，这样分法不对。狮子是人间之王，如果它拿九只羚羊，合起来就是十；我们兄弟九个，合一

只羚羊也是十。这样子分配就对了！”

狮子心里极高兴，神气活现地说：“你可一点也不象你那兄弟一般笨，实在是一条聪明的狗！你这了不起的智慧是那里得来的？”

狗回答：“当你的巨掌挖出我兄弟的眼睛，就在那时候我学得了这份智慧。”

寻夫记

陈 宇

从十八岁开始，母亲就对我耳提面命：“天底下的男人，有的英俊潇洒，有的聪明伶俐，有的家财万贯……这些好处都不过是次要的，最要紧是做人牢靠，稳若泰山……”

某次郊游，我终于发现了一个出类拔萃的男孩，高大壮实，肤色健美，浑身挂戴着水壶、猪肉、绿豆、乾粮、急救包……他走路时抬头挺胸，步伐匀称，全神贯注青山绿水，气质非凡。

到达目的地之后，他立刻忙着生火、烧水，汗流浹背。我混在众多女孩子们里面，一会儿向他要水喝，一会儿到处张罗镜子，整理头发，一会儿又高谈天下事，绝不放过任何卷舌音……结果呢？他始终不认识我。

待打道回府的时候，我百般无奈，垂头丧气的收拾地上的果皮纸屑……突然，他走到我身旁惊呼：

“嘿！这年头闷声不响做事的人真是太难得啦！”

半年后，他成为外子。

梅莉的晚约

沈 因

耳环几次穿不进耳洞，梅莉急出了一身汗；这会儿她拿起化妆纸轻轻地往脸上按，一忙一热，才上了妆的脸反而透出了自然的光泽。梅莉揽镜，侧脸抬下巴的，又将眼影划深了些，这才又拿起了耳环。

最后一次跟薛自强见面，还是毕业以后的同学会上。梅莉记得很清楚：自己穿的是那条红底黑点的喇叭裤，现在的裤子时兴直筒，就象她身上的这条。

怕是许久没戴耳环，耳洞给封住了。梅莉捏着耳环的手忽地一松，倒不是心疼戳红了的耳垂，而是怕戴了见面时碍事。她不敢深想下去，只是开始刻意在耳根、颈项处抹了点香水。

临出门，梅莉向住隔壁的朱玲打了声招呼。朱玲的鞋正好配自己衣服的颜色。昨天接了薛自强的电话后，就商量好的。她又试了试朱玲的发叉，觉得不称，才放下。朱玲的话就来了：“这么

慎重其事，教人一眼就看穿了。”

梅莉一愣，随即接口：“人家是从美国回来的，我这是让他见识国内的生活水准。”她带上了门，又对里边喊了声，“说不定他有朋友等着相亲，我替你物色一个，让你早点跟单人床说再见！”

在华国饭店的咖啡厅里，梅莉一进门就发现起身相迎的薛自强。他还是象作学生时一样，以充满爱慕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梅莉，梅莉虽然一眼看见了他的朝天鼻，可是也旋即发现：他过去曾经散布有青春痘斑痕的脸，平滑了。她当即提醒自己：要笑得浅，眼角的鱼尾纹是化妆品盖不住的。可是听到对方说：“你一点也没变，还是走在时代尖端的时髦女性。”这时，梅莉就忘形地笑了开来。

他们聊了许多念书时的趣事，最后薛自强期艾艾地说：“到我楼上房间坐会儿吧，有点东西要给你看。”梅莉暗笑他心虚，可是也庆幸自己作对了没戴耳环的决定。

他真是有东西要给她看，竟然是一枚钻戒。带点阿谀，他说：“这样名贵的东西配你正好。”她矜持着没接腔，对方又打开了皮箱，几种钻石首饰正焕发着耀眼的光芒。“漂亮吧？这副耳环跟戒指是成套的，你戴戴看？”梅莉知道他们等下要亲热，他一定会吻她的耳朵，她怕耳环扎疼他，可

是经不起钻石的诱惑，开始对着镜子找耳洞。

身后的人说话了：“美国讨生活愈来愈难，带点东西回来跑单帮；你向来会打扮，假如你要，我算便宜给你。”梅莉的手机械地动着，这回，她一下子就将耳环穿了过去。

莲 雾 树

李 宣

十七年前，在军中我因病退伍，经人介绍，到高雄县附近的山上工作。搭车前往，一路摸索，到第二天的中午，不但没找到工作的地方，还迷了路。口袋空空，只好想办法找路回高雄再说。

失望加上饿渴，真的疲累不堪，一步都不想动了，踌躇间，忽然望见路旁的山坡上，有棵叶浓枝密的莲雾，红得发亮的果实，在风里摇曳。

带着欣慰的力量，我几乎是爬上山坡的，再攀上树旁的石堆，用颤抖的手，抓到个莲雾，才咬着，一股清甜的汁水，就流入我干涩的喉咙。

骤然响起一声稚气的吆喝：“痞子，咬他！”于是人叫狗吼，我还来不及看，只感到脚被往下一拖。这突来的惊恐，使我一下子失去了重心，就从石堆上摔下来。

刹那间一切的声音又都静止。抬眼只见一个缺了门牙的孩子，蓬着一头短发，闪亮着乌黑的

眼睛，和只毛茸茸的狗，都错愕地呆住了。面对着小娃和狗，一股莫名的悲哀，冲上心头，眼泪象泉水般地涌了出来！

好一阵。那孩子轻轻地问道：“你跌断了腿吗？”他蹲下来，用手揭开我被撕破的裤脚，看了看说，“只擦破了些皮，我给你拿红药水去。”说完，就返身奔向一丛竹子傍的小径里去了。只剩狗还瞪着我。

回来，孩子手上拿着红药水、棉花。我靠古树坐下，孩子给我搽着红药水。我们已经全无敌意了，包括那只叫“痞子”的狗。孩子说他爸爸是个退役军人，带着妈妈上山种树去了。他跟狗看家。我说自己也是退役军人，要回高雄却迷了路，只是想摘几个莲雾解渴。

孩子又飞奔而去。这次带来个大铝锅和碗，还有两个红龟。他说红龟是邻居做拜拜送给他的。

看见我大碗地灌茶，大口地咬着红龟，他笑了。那种纯真快乐的笑，象春风吹过，我也笑了。

指着山坡下弯曲的路，他说：“顺着走，就会到公路上，搭上车子，就到高雄了。”然后，从口袋中掏出了五块零钱，给我买车票。他说：“我知道你没钱啦！”

接下了五块钱，我解下拴在腰带上的一枚古

钱，放在孩子手里，挥一挥手，我走下山坡而去。

如今，我已拥有自己的事业、财富。往日的辛酸、艰苦，都已淡然。忘不了的却是那棵莲雾树、孩子和狗。

一天，办公室新来了位女秘书，长发飘飘，一双好亮的眼睛。当她送文件给我，只见她胸前挂着的，正是我给孩子的那枚古钱。问她这古钱是哪里来的，她说：“小时候别人送给我的。”对她一再打量，有些眼熟，但怎会是个女孩子呢？

我说：“化五块钱换来的吧！”她怔住了，我又问：“痞子还在吗？”蓦然间她笑了说：“你是摘莲雾的。”看见她还笑得那么纯真快乐，我也笑了。

卖身契

庄子明

阿李一夜睡不成眠，大清早穿上“描笼大家乐”^①，带着昨天接到通知宣誓入籍的电讯，挤进一辆公共客车，匆匆赶去司法部大厦二〇七室报到。

接待处的女秘书递给阿李一枚十三号牌子，叫他在走廊等候；如同求医的病患者，挂号就诊的光景。

阿李坐在走廊里一条硬板板的长凳子，向身边左右的陌生人点点头，彼此心照不宣。

他静坐沉思，感触人生难满百岁，如今已是活过大半数；还得重新做人，真是不甘心！一时情绪冲动，几乎要站起折回家去。可是，耳朵里却响起了老妻三番五次的唠叨：“老顽固啊，环境变迁啦；再不看风扯帆，抓住机会改换身分，日后只有一条路好走——你当和尚、我做尼姑去……”

连带想到靠薪水过日子，不是根本生计；许

多年来筹措经营一间小店铺，还有孩子们考大学和就业……大堆现实问题，入籍是唯一的答案。

他轻轻叹息一声，还是坐在长凳上。

“十三号！”女秘书把阿李唤进二〇七室。

“李先生，我特地替你安排拍照留念，服务费一百五十比索②。”

“喔喔……”阿李识趣奉上过关钱，女秘书绽开笑脸带他进入办公室里。

一个外貌严肃的检察官监誓，指示阿李面对国旗，举起右手，宣读誓词：“余谨以至诚，宣誓入籍，决心效忠……”蓦地里，镁光灯耀眼，克刹一声；有相为据，人证物证，算是重新做人了。

检察官颁给阿李一张证书，握手道贺：“恭喜，你现在是一个菲律宾公民了。”

阿李的脑海里灵光一闪，映出抗日期间，小学毕业庆典的一幕——他从校长手中接过文凭，代表全班同学演讲：“我要做一个伟大的中国人，效法岳飞，精忠报国，我要……”

阿李走出司法部大厦，头上一片蓝天白云；太阳依然热烘烘；大都市的污浊空气如常。他再把白纸印黑字的证书认真一读，这才相信确是改变身分了。

他在街上唤住一辆的士③，坐进车厢里，司机掉过头来搭讪：“卡昂赐④，中午时分了，要去

王彬街⑤菜馆吗？”

嘿！好家伙，眼光那样锐利！阿李想要拿出
入籍证书让司机看，一转念：“算了吧，你就是烧
成了灰还是黄色的……”

注：① 菲律宾礼帽。

② 菲币，约合二十美元。

③ 计程车。

④ 西班牙语：老板。菲人对华侨常用的称呼。

⑤ 中国城。

东 西 南 北

苏伟贞

机场。

播音器一声声的在催人，亭云站的老远，贺正被人群围着，眼光涣散着找她，她笑笑，知道没有用；杀出重阵，他又站在自己面前了，亭云伸出手：“出了这道门，可真是留学生了。一切保重。”

“仍然不走？”他曾经挣扎过吗？

“等你回来给你洗尘。”她摇摇头。他们这一代的故事错在哪里？他会回来吗？她也没有答案；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现世的爱仍然和古代一样，何必求诸其他？

“大家都出去啊！”他的答案。

轮到她目送他，飞机起飞后，就会象断了线的风筝，他知道，她也知道。西方和东方的天空不会一样的……

高速公路休息站。南来北往的车子都抢在几分钟内办完事。亭云就站在停车场边，一辆辆巴

士相继进站。不远处正有乘客鱼贯而下，几乎都是男人，奇怪，怎么在天涯海角跑的大部分是男人？又下来一个——象猛然面对自己兄弟，往往好一阵子才想到：是他。

“天啊，亨云怎么是你？”贺正一个箭步，她其实是立刻打量清楚了他，瘦了，眼睛老了，有点——说不上来。

她记得送他走那年的日子，没一天好过，他怎么就回来了？输的是什么？如刚抱了饮料过来，这就是他付的代价吗？“我先生。”她介绍着。两个男人倒是热切的握手了。

“贺正。”

“李如刚。”亨云接过了饮料。

“在哪儿高就？”贺正问着。

“自己做点小贸易，”

“还是留在国内有办法，现在不流行什么留美学人了，最吃香的是你们这种青年商人。”

“还好。”如刚侧过头看看她，大概想问留美学人的定义。他那辆车三三两两的有人上车。

“贺正，你们车要开了。”两个男人又握了手。

“往哪儿走？”送他到车门口，忍不住还是问了。

“南部。南部纯朴。”有点尴尬，不知掩饰什么？南部？怎么是南部呢？她记得他要的是第一

流的研究环境啊？

“你呢？”

“北部。”还是反方向。

车开了，她挥挥手，留下的仍然是她，这次倒是可以眼见他离开眼帘，不象飞机，她想抓住的，倒也不是他。

“东西南北的。”如刚笑着，也不知道明白什么。

祭 祖

孔 雀

治文陪着叔叔供了香果，又一同朝着祖宗的神位，拜了几拜。小儿子好奇的在旁张望，也难怪他，从小出生在国外，连供桌还是第一次看到过。

叔叔向小儿子招了招手，示意他也到供桌前，对小儿子说：“那是你的曾祖，快给你曾祖磕个头。”

治文教小儿子在跪垫上，向着供桌拜了一拜，又磕了头。叔叔满意的点了点头，掏出烟来，治文忙向前给点上了火。

突然叔叔叹了口气说：“再不久，等我也去了，不知还有谁肯继续替我供着这些列祖列宗，你堂兄弟们都信了洋教，总不肯再来烧香磕头了，要不冲着我那些财产，恐怕他们连老头子也不要了。”说着，叔叔的眼眶竟有点儿红了，治文忙递了手帕，叔叔摇手拒绝，又说：“将来这些祖宗牌位，可要教谁来供着呢？”这回叔叔的视线更模糊

了，他拿下老花眼镜，自己揉了揉眼睛。

冶文心下也感到难过，想叔叔辛苦了大半生，好容易积攒那许多产业，却偏是这么重感情的人。

“冶文！”叔叔好象想起什么事，“在美国，你把你父亲的灵牌供在哪儿？”

忽然冶文脸上出现尴尬的表情，一旁的小儿子却抢口说：“我知道，在爹的书桌抽屉……！”冶文用手掩上小儿子的口，想阻止时，却已迟了一点。

冶文只好胀红着脸，嗫嚅解释：“在美国，实在……”叔叔一扬手打断了他的话，自顾自的抽烟沉思起来。

隔了好一段时间，叔叔深吸了一口烟，“其实只要你心头时常惦记着祖宗，供在哪儿都是一样的！”

“只是，”叔叔接着说，“你父亲自个儿在抽屉里，一定觉得怪寂寞的！”他吐了一口好长的烟。

愚 亲 会

詹西玉

深红的绒布幔，上首一排金色镂空的大字：“私立道馨幼稚园耶诞愚亲晚会”，下面一片漫漫的红，红地上立个展翅的仙女，白身银翼，长长的小金棒，向下着力的灿出一撮光，金色的光芒，临照着几个双掌叠合、双膝下跪的祈祷者。都是纸剪的，轮廓简单，无眼无鼻只有形，却是生动，在微微飘闪的布幔上，象是真的！活的！动了起来！

舞台前各色玻璃纸，有红的、蓝的、紫的、绿的……不同的点，迸射出不同的光，一道道的光混和了气，氤氲氤氲，连成一个面，网罩了整个舞台，整个会场，也网住了每个人。这儿、这一刻，时空象是静止了。

台上孩子们全神贯注的表演，小小的身子、嫩嫩的脸，一直唱、一直跳，忙乱的兴奋着。台下家长们也忙着：忙着为孩子更换舞衣，忙着赞美、呵护，忙窜到台前凝注眼神找寻自个的孩子，闪光灯不住的亮，一闪一闪都是一张张“绮丽的童年”。

一个母亲，膝上一只小皮箱，两手压在箱盖上，不知是否用了力，指上骨节特别凸出，一双手在红色的皮箱上，显得非常突兀、硕大。她一直沉稳的坐着，不忙不乱、不动不笑，好象除了那只皮箱外，什么跟她都没有任何关系似的。整个会场中，唯一没被网住的人。

一个小女孩冲到她跟前，红胭脂、红樱唇、描黑的长眉下是大大雪亮的眼，一派天真，两扎发辫下缚了两朵红蝶花。“妈，脸老师帮我画好了，你看，好不好？快点换衣服，再两个节目就到了，跳山地舞，是红的那套。”小女孩说得很急，她象每个孩子一样兴奋，甚至更兴奋。

她母亲掀開箱盖，粗大多骨的手，在一叠衣服中探索，抽出一套，熟练的给小女孩穿上了，小身上是小红衣、小兜裙、红色绑头上斜插一根花羽毛，脚踝上手腕上，全是铃铛。“妈，中间那个就是我，你会看到的，我当公主穿红的，只有我。”她兴冲冲的伴着一身的铃铃铛铛跳出去。

台上小女孩非常费力的跳。她母亲一直低垂着头，一块白色的小方帕，不时轻轻掠过眼，她甚至没有把眼睛瞄到舞台上。幕落后，小女孩喘着气又跳到母亲跟前，“妈，你看到了吧！”一边褪下衣服、铃铛，又一边说：“泥娃娃完就是最后一个节目——空军舞，老师说先把衣服换好。”是套

白底蓝边水手领的裤装，还配了一顶小小的船形帽，母亲拿下自己发间的夹子，帮她把帽子掐紧。小女孩显然高兴得浑浑晕晕，一路出去又一路回头：“第二排第二个就是我，妈，第二排。”

母亲还是埋着头，大大的手把椅子上换下来紊乱的衣服，一件件折叠，一件件熨贴，迟缓、专一，平平整整的收进衣箱里，合上箱盖，几副铃铛在箱里隐约传出叮当声。

彩灯熄了，日光灯亮了，大亮了！小女孩粉白胭红的脸在烈白的灯光下，不再靓丽明艳，却是一脸持重、端凝。小小红红的唇，抿得紧，象极了她母亲嘴角坚毅的弧线，不知是几岁的，竟有那样一张脸，不出七岁吧？她在前，母亲跟后，走到门口，迎了冷风，小女孩自个把外套披了，滴溜溜的眼睛一直转，转到舞台上，“妈，你等会儿，别走，我去去就来。”绒布幔上的金棒，被她撕下来，破了，断了，也还紧紧拿在手中。灵动的眼，对她母亲呆滞、空洞的眼看了看，看了又看。“妈，你今晚不要出去按摩了，休息一天，十二点教堂钟会响，祷告最有效，仙女会来，她的仙宝棒在这里。”小手牵搭在母亲的臂弯里，下了台阶，一步一步走，小心认真的走。长街上路灯下的一对母女，一高一矮，一根手杖，一搭一搭，一步步，一步一步的走，走……

船 长 夫 人

钟 玲

我都十五岁了，依旧喜欢这种小女孩的玩意儿，在沙滩上拾贝壳。忽然我想起我的干姐姐就住在附近，于是决定由我们毕业旅行的海滩活动开个小差。

虽然我离开这个城四年了，还是很容易就摸到她家门口。山坡上，火红的凤凰木包围着这幢日式平房。我按了半天门铃，正打算走，却听见一个女人说：“谁啊？”

门旁的窗帘掀起一个角，露出一张浓妆艳抹的脸，是她，她比以前瘦了些。她望望我说：“啊，原来是你。”

门开了，哇，她打扮得真艳丽：深红色的低胸洋装，金色的大吊耳环和镂空的高跟鞋。我跟她走进房去，她很兴奋地一口气说：“我记得你，我的干妹妹，是不？你大姐跟她男朋友结婚了没？你爱不爱喝柠檬汁？”

我还没来得及答，她已经一阵风飘进厨房了。

客厅跟以前完全不一样嘛！猩红色的落地窗帘挡住了窗外的海景。窗帘对面墙上有个巨大的镜子，映得满室通红。剩下两面墙挂满了照片，不下一百张！仔细一看，这边全是明芬姐姐的照片，那边全是她那个船长丈夫的照片。连照片也要朝夕相对，怪不得大姐说他们深深相爱了。

正看着照片，她回来了，却没有给我拿柠檬汁来。她走到客厅角落去放唱片。我忍不住问她：“明芬姐姐，为什么这些照片里没有一张是你们两个人的合照呢？”

“因为我不要看见他跟一个女人在一起。”

真够绝！她竟连自己也会嫉妒？我自以为俏皮地说：“怪不得有人说：爱情一定是独占的。”

她转过头来，眼中露出警戒：“哦，你已经长大了，那么年轻！不能让他看见，他就回来了！”她一把抓住我胳膊，力气奇大，把我拖向厨房。天呀，她拖我去那里？为什么她眼珠有绿点，象发了霉？她一定疯了！

她忽地拉着我一转身，拖我回客厅，把我按在沙发上。我大气也不敢出，尽管她指甲捏得我好痛。她厌烦地说：“坐下，坐下！甜心的船在纽西兰，明年春天才回来。唉，磨死人的等啊……”

她在我旁边坐下，一把搂住我，把我的头压在她肩上，然后向沙发一靠，喃喃自语起来，我

竖起耳朵：“……为什么一来就要走呢？每次你由墙上下来，我都不能让你满意，不知怎的，我总是很累，对不起啊……”

她轻轻喘着气，抱着我的手松了点。我还是不敢动。等了一下，音乐停了，她也静静地，我才偷偷侧头瞧她：她竟睡着了。我扳开她的手，蹑足溜到门口，开了门就没命地跑下山去，好象逃离陷在火海中的房子。

短 兵

刘维夺

还不到九点，他就到江内科诊所对街的骑楼下，倚着柱子猛瞧两头的行人，等诊所开门。九点正，诊所门准时打开，他肯定没碰上熟人，然后以最快速度，冲进诊所挂号。

“大夫还在吃早点，请稍待！”护士小姐说完，便忙着自己的事去了。他心里嘀咕着这个臭大夫，但也只好坐在候诊室，两眼不安往外看，深怕有熟人也来。好不容易，护士小姐才请他进诊病室。江大夫三两下就把病情诊断出来：

“流行感冒，鼻子也有毛病，打一针吃三天药就行了。”

“大夫，我鼻子没毛病吧？”他知道自己患感冒没错，可是鼻子绝对没毛病。

“是你当大夫还是我！”江大夫瞪了他一眼。

“对不起，大夫！”他几乎气得发疯，但无可奈何，“大夫，我一吃药就吐，能不能打针就好？”

江大夫再度瞟了他一眼：“那就先拿一日份

药，明天再来。”说完，江大夫就走了。护士小姐持着两根针筒进去，不客气地就往他臀部扎下去。

走出诊所，他把药扔到排水沟里，招手叫了部计程车，才钻入车门，司机先生就嚷道：

“早啊！刘国医，你怎会在这里？”他一看，原来是自己那中医诊所的老主顾。他点头回礼，告诉司机开快一些，他要赶回诊所，今天预约了很多病人。说着说着，臀部又痛了起来，他却不敢伸手去揉，谁叫他最害怕吃药，每次生病，就是吃不下自家的药，必须偷偷地到别人医院去打针。

几天后的下午，他正忙着看病人，忽然听见外面有吵闹声。他的助手匆匆走进来，在他耳边说道：“昨天你不在，我把一个孩子的病给搞错了，人家父亲找上门来论理！”他踏出诊病室时，那人正在大叫：

“真是岂有此理，明明肌肉拉伤，偏说什么骨髓发炎，乱贴药膏敲诈，简直坑人！”

他边走边打量，要如何去应付这场麻烦；待走到前面，才看出那个嚷嚷的家伙，竟然就是江大夫，他笑嘻嘻地走近江大夫，轻声地说：

“在这里，是你当大夫还是我？”

结

黄之桐

蕙芸扶着雕栏轻轻移动莲步，来到伊娘卧房前，剥剥地叩了两下。这是每晨例行的请安。

“进来！”伊娘充满活力的声音自内传出。蕙芸迟疑该不该进去。

伊娘兀自洗着伊光鲜的脸，把毛巾拧呀拧。伊的心简直是伊娘手中的毛巾。伊望着水珠“滴答”掉入盆里，“娘哦娘，您拧出的是一夜里的污垢，可晓得却是女儿一滴滴的血呀！”伊心里绞痛地叫道。这时，伊又瞥见帐外露出一只男的右脚，有六根脚趾，在第三根下有颗红痣的特征！伊窘得无以复加。

记得第一次撞见这只脚时，伊象被电殛麻痹一样，事后才发现把双唇都咬出了血，双手因掐入水蓝色府绸长裙，也把大腿搽乌了。

“这不是真的。”但事实摆明眼前。从此，伊在伊娘的面前就哑了。

蕙芸掩上伊娘房门，踱到隔室，同样叩了两

下，然后推门入内。凌乱的卧榻里躺有一个清瘦的男子，空洞无神的眼瞳，眼睑被眼屎粘得一张一闭，老藤似的双手紧握在胸膛。不知怎地，整个形体竟排出一种“怨”字的感觉。“爹，今天舒坦些没有？”伊一面替他洗涤，一面喃喃地：“爹，您还认得我么？”这四十岁模样的男人，蓦然咧嘴傻笑，而口涎又不断地流下来。

“蕙芸，娘也不跟你说解什么，”伊娘说：“是你爹先做死了娘的心，在外惹得一身疯病回来。娘很寂寞……寂寞……”说着就呜咽哭了。伊低头不语，把视线从伊娘缠过半途又放开的畸形足移到自己纤纤如绿笋的脚尖，不理搭伊娘满脸的愠色。

二年后，掌大权的伊娘由家里三十几名长工中挑了一个叫长生的把伊许配了。

“蕙芸，长生这孩子顶不错，娘允他一笔丰盛的陪嫁，但他硬是不收。有骨气哟！”伊娘眼神闪烁一抹诡异的光芒，但瞬即消失。

蕙芸跟了长生四十年，夫妻生活堪称和谐，长生对伊无不低声下气，好象曾亏负伊什么似的。只是有一个疑窦，四十年来长生上床永远着双袜子。直到长生弥留这天，蕙芸为他换衣裤，把袜子脱了，刹时——蕙芸天旋地转——长生的右脚趾，有六根，第三根有颗大红痣。

风 水

坡上客

蓝庄有座墓园叫“燕来”，每年一到春天，成千上万的燕子在那儿营窠。瞎眼的地理师说这是一块因燕而贵的福地。的确，蓝庄向来农作丰收，六畜兴旺；出外的子弟也都平安无事。因此，每年返乡扫墓的族人络绎不绝。

墓园进口有块“严禁放炮”的匾，匾是新刻的，祖母说规矩早就有了，没有人知道原因，也没有人胆敢破禁。

我七岁那年清明，一件震撼蓝庄的大事发生了——屏东回来的族人在燕来四个方位暗藏鞭炮，同时点燃后迅速上车南驶。但听随着劈哩拍啦的鞭炮声，墓园“刷！刷！”巨响，杂着吱喳吱喳的燕鸣，一片黑影冲出林梢，煞时羽翼蔽空，不见天日。燕群盘旋数圈后朝南疾飞而去。

“燕来的风水破了。”地理师翻动塌眼叹气。

“造孽啊！夭寿的屏东郎！”族人愤恨地诅咒。

上了年纪的族人更是痛心疾首，没多久，大伯公中风死了，接着，五娣婆心脏麻痹死了，金城哥从龙眼树上摔下来……年轻人不愿生活在愁云惨雾中，纷纷出外谋生。于是果园不再结实累累，牲舍不再万头攒动，蓝庄不再人烟稠密了。屏东来的消息却是：钦仔养猪大发利市、阿雄又开了一家分店、树仔的女儿嫁得富厚人家……人们更相信燕子把蓝庄的气势带走了。聪明人早把近亲的坟迁出燕来，剩下一些无主的“祖坟”。从此燕来的清明落寞了。

只有一个人——我爸爸，每年仍携烛箔镰锄、带四个女儿到燕来祭扫。人们在背后窃笑：“憨阁仔教书教痴了，只有他才花心思替别人养媳妇，只有他才祭连碑都没有的土堆。”爸爸说：“儿孙自有儿孙福，扫墓是慎终追远，燕来葬着渡台建立蓝庄的第一代祖先。”几年后，大姐考上省女中和女师专，族人说：“憨人憨福哪！”接着二姐连中二元，族人既羡慕且妒：“憨阁仔运气好。”有人开始把小孩送进城参加联考，但新迁的风水不够好，个个名落孙山。当我考上国立大学的消息传来，整座草尾岭骚动起来：“憨阁仔一定发现一门状元地的好风水！”“说不定燕子又回来了！”“今年清明大家留意一下！”

清明的前一天，族人高兴地发现爸爸去祭燕

来东北隅的古坟：“啊！状元地就在那里。”第二天，当他们抬着三牲五礼进燕来，顿时怔住了！修剪得清清爽爽、坟头飘荡着亮黄金箔的古坟有十几座，慈阁仔仍在西南角割草。而燕来，除了风化的鸟粪层外，就只有吱喳聒噪的麻雀。

剑 赛

黄斐娟

比赛快开始了，这是一场冠亚军之争。

超仔坐在场边，额上汗涔涔的；想着去年以一剑之差败给C大那家伙，心中乱不是滋味的；对面，C大那家伙挽着他的校花有说有笑的，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哼！”超仔啐了一口，转过头来对阿呆说：

“阿呆，你说我今年能不能拿冠军啊？”

阿呆看着对面冷冷的说：

“别紧张，今年你一定能把他菜下来。”

比赛终于开始了，校花笑吟吟的在场边坐了下来，还不时对C大那家伙抛媚眼。阿呆看着，静静的走到校花身旁坐下来。

比赛正式开始，超仔擦擦额上汗水把头盔戴上，那家伙斜瞟了一眼超仔，也把头盔戴上。

“Are you ready?”裁判喊着。

“Ready!”

“Ready!”

“Ok! play!”

就在裁判一声play说完，阿呆一反不跟女生说话的常态，开始跟那校花扯了起来，而且一脸谄媚的样子。

“干!”超仔心里骂着：

“这小子不好好替我看那家伙的漏洞，还在那儿跟妞儿说话。不管了，好好打，再拿不到奖杯，教练会气死。”

场外一旁，阿呆愈说愈起劲，两只手比来比去的。那校花似乎很有兴趣的样子，两个人不时发出笑声；场内，超仔全神贯注，就想找个漏洞一剑刺进去。那家伙不知怎么着，心浮气躁的，还不时别过头去看阿呆和那校花。

一个空档，超仔一个箭步，剑尖从下面绕上去，正中胸前，得分的灯亮了。

“一比零!”裁判大声喊着。

顿时超仔好象明白了些什么，只要阿呆发出笑声，就一剑刺进去，那家伙毫无招架之力，超仔频频得分，杀得痛快极了。

“五比零，比赛结束。”裁判宣布。

阿呆坐在一旁，谈话戛然而止，也不理那校花，立起身来走到超仔身边，帮他卸下装备。对面那家伙一把拉下头盔，脸都绿了，睁着两只眼

瞪着阿呆；一旁站着那校花，莫名其妙的看着他，嘴巴直咕嘟着，直到那家伙从超仔身边走过，超仔还听到那校花说着：

“你叫我这脸往哪摆啊！还说你大专杯没有敌手！”

超仔转过身来看阿呆：

“阿呆你这招真高。”

阿呆只是傻傻的笑着，也不答话。超仔继续说：

“阿呆，你刚跟那姐儿说些什么呀，怎么讲得那么起劲？什么时候你这小子有这两把刷子？”

阿呆幽幽的说：

“其实也没什么，我只不过是把去年他打败你的情形说给她听罢了。”

说完，两人发出一阵爆笑；超仔重重拍了一下阿呆的肩膀，说：

“好小子，真有你的！”

金老二的最后一夜

梁建民

金老二拿起粉扑，开始往女人脸上扑着粉，一灯如豆，照耀着金老二与女人的孤独世界，在一阵深长的凝视过后，泪水又爬上金老二的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人粗糙的脸皮。时光陡地飞越了五十个年头。在属于他与女人的第一个夜晚，他也曾如是轻柔地抚摸着女人丰盈的肌肤，两个年轻的生命象两尊泥塑的雕像在静静的夜里守护着初生的爱情。在那个夜晚，他还亲手为她戴上一朵金黄色的菊花，在她亮丽的发际轻轻摇曳。

而后，女人嫁给了一位中年富商。他没有哭泣，也没有怨叹。几年后，他到了这家殡仪馆，跟着一位表叔学这行手艺。女人居住在一栋深宅巨院里，离殡仪馆很近。偶尔，他还见着她。在临上轿车的一刻，或是红砖人行道上溜狗的时辰。然而，他们很少开口，光眼睛说话就够了。几年前，他们在一次风雨过后的斜阳残照里碰

面，“有空我会来看你。”临别前她丢下这么一句。他笑笑，心里却嘀咕着，“你最好不要来，我是住在殡仪馆里啊！”

想不到她还是来了，只不过带的是一具不会说话不会张望的枯萎身子，她终于先一步离他而去。这些年来，他早已习惯死亡，习惯每一具不再有气息的身子，然而，她的到来，还是那般强烈地震撼着他苍老的心。今晚，他颤抖着手接收过她单薄的身子，只有在死后，她才是真正属于他的。他喝过一口酒，又细心地在她脸上勾画着。他要象一个艺术家，忠心地完成最后一项工作，绘制出最后一件作品，献给他唯一的爱人。这么多年来，他精心修饰过每一具无气息的生命，让他们带着新生的面孔，穿着崭新的衣服去迎接另一世界。如今，他也要他一生唯一爱过的女人一无瑕疵地奔向另一生命。死亡，不是结束，而是开始。

喝过另一口酒，泪水随着生命中丰盈的回忆不断流溢。金老二擦擦眼，俯下身子，紧贴着女人的脸颊，然而，他听到的，只是自己脆弱的心跳。这么多年来，他等待着的，不正是女人的到来？如今，女人终于来了，他还留恋什么？仿佛， he 可以从女人干枯的脸上读出一抹讯息，那是约定他到另一世界相聚的信号。女人一定正在另一

世界呼唤着他。在那里，他们同样可以象在这世界般拥有属于他们的第一个夜晚。浑浑沌沌中，金老二又喝了一口酒，然后，他替女人披好衣服，戴上菊花，静静躺在女人身侧。

第二天，人们发现了金老二冻僵的身子，紧紧地依偎在女人身侧，女人被打扮得象个二十来岁的少女，发上还戴着一朵金黄色的菊花。金老二脸上带着的，却是一朵满足沉静的笑。

永远不许你丢掉它

钟 玲

北风根根针尖似地刺着施老伯的喉头，他忙把蓝棉袄的领口扣上。他进了公园的贮藏室，取出扫把和笤箕，然后走到秋千旁边，待要扫地上的落叶，忽然他瞪大双眼，惊奇地望着正前方：那张长椅上放的是什麼鬼东西？黑色的大包裹？谁留下来的？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包裹？他定睛一瞧，才看出黑色包裹顶端有个人头，短短的黑发，是个男人。施老伯想，自己真是老眼昏花，明明是一对情侣，两人裹在男朋友的黑大衣里。公园是情侣流连之处，但是一早八点半，在阴暗的黑云下，吃着冷风谈情说爱，以前倒没见过。大衣里的小天地一定热烘烘。施老伯油然怀念被窝里老太婆胖敦敦的身骨，可是她已经去了，去了两年了。施老伯拿起扫把笤箕就往回走，自己还是不要打扰这一对恋人。

他走到公园另一端去扫水沟，沟水清浅，落了一堆堆黄褐色、橙红色的叶子，他扫到一处停

下来，见到沟里散着些纸屑，有揉成一团的证件，有撕成碎片的名片，一定是什么人清理他的皮夹子。他用力一扫，扫把带起一张照片，又飘回透亮的沟水中，一张脸平贴在水面上，向他微笑，是张女孩子的小照。施老伯拾起照片：黑白照，有点泛黄，披肩的长发，清清秀秀的五官，施老伯信手翻过来，背面题了字：

亲爱的国村：

永远不许你丢掉它！

你的丽云××年×月×日

他似笑非笑地弯弯嘴角，照片由他手中飘落，落在水沟里一大堆落叶中。

永远的蝴蝶

陈启佑

那时候刚好下着雨，柏油路面湿冷冷的，还闪烁着青、黄、红颜色的灯火。我们就在骑楼下躲雨，看绿色的邮筒孤独地站在街的对面。我白色风衣的大口袋里有一封要寄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

樱子说她可以撑伞过去帮我寄信。我默默点头，把信交给她。

“谁教我们只带来一把小伞哪。”她微笑着说，一面撑起伞，准备过马路去帮我寄信。从她伞骨渗下来的小雨点溅在我眼镜玻璃上。

随着一阵拔尖的煞车声，樱子的一生轻轻地飞了起来，缓缓地，飘落在湿冷的街面，好象一只夜晚的蝴蝶。

虽然是春天，好象已是秋深了。

她只是过马路去帮我寄信。这简单的动作，却要教我终身难忘了。我缓缓睁开眼，茫然站在骑楼下，眼里裹着滚烫的泪水。世上所有的车子

都停了下来，人潮涌向马路中央。没有人知道那躺在街面的，就是我的，蝴蝶。这时她只离我五公尺，竟是那么遥远。更大的雨点溅在我的眼镜上，溅到我的生命里来。

为什么呢？只带一把雨伞？

然而我又看到樱子穿着白色的风衣，撑着伞，静静地过马路了。她是要帮我寄信的，那，那是一封写给在南部的母亲的信，我茫然站在骑楼下，我又看到永远的樱子走到街心。其实雨下得并不大，却是一生一世中最大的一场雨。而那封信是这样写的，年轻的樱子知不知道呢？

“妈：我打算在下个月和樱子结婚。”

候车奇缘

月 稚

麦先生因为丧妻，每天早晨要亲自带儿子上学，然后去上班。儿子今年虽然已七岁，本来可以自己到校车站乘搭校车返学，但麦先生总是不放心，怕孩子过马路不小心，遇到交通意外，特别是她的太太亦是在一次交通意外中遇害的，使他见到车辆，心有余悸，所以一定要送儿子上校车站，这才放心。

天天准时到校车站，日子久了，与一些家长见面得多，也点头攀谈起来，送孩子上学的都是些妈妈、婆婆，原来她们有的也认识他的太太，大家一谈起来，十分同情麦先生的遭遇。

“香港地过马路真是要万分小心，随时都会被车撞倒。”一个家长说。

“喏，前几个月，我有个亲戚被车撞伤，入了玛丽医院，到现在还未复元。”另一位说。

“有时你以为绿灯可过，谁不知有部汽车冲红灯，就可能连你都冲倒，所以看红绿灯过马路

也不可靠。”

“我的太太就是这样，她带孩子上学，以为绿灯可过，一部的士收掣不住，撞倒了她，孩子倒没事，唉，这也是命运注定的！”麦先生叹了一口气。

有位陈太对麦先生最同情，问他家里有没有人帮手，要不要请个菲佣，她可以帮忙。麦先生很感谢她的关心，说暂时还不需要，因为已经请了个钟点女佣帮着接孩子回家，以及收拾地方，至于晚上那餐饭是自己放工回来煮。

“那也太辛苦了，”陈太说。

麦先生苦笑，摇摇头说：“没有什么。”

就这样，每天早上在候车的十几分钟，彼此都谈得很投契，从陈太的口里知道，原来她的先生在前年出外公干时飞机失事丧生的，这样，麦先生倒反同情陈太起来，于是假日有空，就互相访问，以至去郊外走走，渐渐两人感情日增，决定两家并作一家人了。陈太的孩子有了新爸爸，麦先生的孩子有了新妈妈。大家高高兴兴地过日子。

从此，校车站上就不见了麦先生的影踪，麦先生免役了。

新孟母三迁

迪 安

十多年前，孟太的小女儿还只有三、四岁大，他们一家人住在湾仔一层大厦的二楼，那里有一个走廊，小女儿每天在那里踩童车，十分开心。可是没有料到，走廊尽头有两个单位竟开了一个道馆，每天有道士在那里叮叮当当地做道场，还烧衣纸之类，最令孟太烦恼的倒不是那些噪音干扰，而是小女儿经常喜欢去那里观看，有时连车也不踩了，看着那些道士念经敲小锣，回到家里居然模仿起来，拿起小碟子乱打一通，孟太看在眼里，又气又好笑，和丈夫商量，决定搬家，再这样下去，小女儿不难变成小道士，这还得了？影响实在不好。

丈夫说，姑姐家刚好有一层楼空出来，那是在旺角区，虽然搬家过海比较麻烦，但租金便宜，而且离写字楼也近些，再好没有了，最要紧的当然是不让小女儿去接近那道馆。

在旺角住了近十年，一切都很好，小女儿也

十多岁了，该是上中学的年龄了，大家都开始为女儿选好学校的问题头痛，因为如果进了一间校风不好的，一个十几岁的少女是很容易学坏的。

谁知问题不出在学校，而是出在邻舍，不知从哪里吹来的一股风，他们那座大厦的许多单位都成了风楼，楼下的色情招牌如雨后春笋地张挂起来。孟太家的门铃常常被寻芳客掀错，弄得不胜其烦，而最要命的小女儿出入电梯，常常有色狼眼定定地望着她，吓得她花容失色，常常不敢一个人出入，非要大人陪着她不可。

“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孟太对丈夫说：“想办法立即搬吧！”“索性在港岛买一层吧。”丈夫道，“我们现在有这个能力。”于是看广告找经纪，终于买到了一个小单位，经过装修，入伙大吉了。

住了二、三年，孟太发觉又有问题了，小女儿一有空就喜欢凭窗和隔壁的一个中年男子谈话，有时一谈就谈上几个钟头，看样子不对头，是在搞“对窗恋”呢？孟太焦急起来，追问女儿，不料女儿毫不讳言地说，她爱上了他！气得孟太七窍生烟，和丈夫商量，决定搬家。“屋可以卖掉，但搬去哪里呢？”丈夫踌躇地说。“那儿都好，甚至月球！”孟太斩钉截铁地说。

别 了 她

柳 诗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我轻轻的招手，作别西天的云彩。”

她在喃喃自语，哼着徐志摩的新诗；夕阳的余晖照在她的脸上，把她白皙的脸上添上些微的金光，她的眸子凝视着窗外的一切，突然，铃声一响，把她从思海中带回教坛上。“各位同学，再见！”她说得并不吃力，却响亮非常，想不到这一次的“再见”是永远的不见。

这已是一年前的事了。现在，我常想：为什么她在离别的最后一课也不跟我们谈多些话呢？难道她对我们真的一点感情也没有？没有可能的！也许她有着徐志摩的洒脱。

我还记得校长宣布她要离去的那一刻，我们感到万分惊愕；但也为她光辉的前程而感到高兴，曾经被她教导过已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追忆那段日子：她首次踏入我们的课室里，那严肃高傲的脸孔，引起部份同学的反感，但同

时使一些同学对她肃然起敬。

我们相处久了，我才发现她的严肃正表现出她对自己所教的科目非常认真。她的冷傲只是表面的，她的内心有一股对中文的热情，这份热情足可以使我们溶化于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作者的内心世界里。她常常带领我们超越时间和空间，浏览神州在历朝所发生过的史实；她把一向被误为沉闷的中史科教得生气勃勃，更使我们不再把它看成一个为考试而读的科目，令我们明白应抱什么态度来读自己的历史。她那份使命感和责任心实在令我至深敬佩。

不知她放下这条鞭子，是否因为对它感到失望；然而，希望她知道她曾成功地把一群讨厌中国文化的人转为爱护它，更使一个本来已爱中国文化的女孩更热爱它，这个女孩子很平凡，但在她心目中永远磨灭不了她的影子。

“悄悄的你走了，正如你悄悄的来；你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低声吟咏，虽然我无法得知她的近况，但愿她在新的岗位上工作愉快。

两兄弟

迪 安

有两兄弟，我亦不必另外替他们起什么名字了，就叫老大老二吧。

老大从小不喜欢读书，逃学是惯事，功课交不上，借同学的来抄；成绩表不合格，将30分改成80分。当然混不到中学毕业就被学校淘汰了，只好去做学师仔。

老二不同，十分嗜好咪书，成绩顶呱呱，常常考第一，父母当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

谁知世事变幻无常，老大因为头脑灵活，学了几年师，向亲戚借了一些钱，当上了小老板。

老二呢；是个书呆子，他喜欢教书，毕业后就在一间私校执教，薪金微薄。

开首几年倒没有什么，因为父母还有工做，不要他们养，他们亦是单身汉，没有家累。但是渐渐地就不同了，老大娶了老婆，为了维持家计就拚命地赚钱，做生意，铺子竟然越开越大，子女亦竟然越生越多。

老二有了家室，开支也紧了，妻子怀孕，他不得不到他校兼职，但兼职能赚到多少钱？仍然是入不敷出，即使这样他还是咬紧牙根，刻苦撙节，连中午那餐也煮几条面，带去学校充饥，生活清苦极了。

老大呢？现在不但买了楼，还有汽车代步，秘书打理日常事务，常常是西装毕挺，口衔雪茄，俨然是个大亨格调。他看到老二那么拮据，不便当面送钱，常常托老父转赠。老二也很有骨气，宁可自己挨苦，不轻易接受别人恩惠。父母则常常为此叹气，并说，读书好有什么用呢？看看老二吧！

但世事是变幻无常的，社会的不景气来了，老大首先受到冲击，因为他的房子、厂房、机器等等都是按揭的，只要一个环节出毛病，他就不得了，加上有个海外买家挹了他一大笔钱，使他周转不灵，银行不肯再借，还要追债，他经过百般努力都返魂无术，结果只好宣布破产，一切财物都被法院封查。

老大拍拍两袋对老二苦笑说：“我现在一文不名，还穷过你，要等你‘救济’呢！”

喜 酒

庆晋方

酒楼企堂阿成和女侍阿娟拍了几年拖，每次阿成向阿娟提出结婚，她总是顾左右言他，或者说：“结婚的事，慢慢再说。”

阿成一直担心这件事夜长梦多，阿娟长得漂亮，很多同事都追求她，最近阿成听到有个传说，阿娟和阿强来往频密，阿强是新来的部长，如果和他比，一定给比下去。他唯一希望就是阿娟赶快点头，双双走进婚姻注册署。

为了结婚是终身大事，阿成早就深谋远虑，摆酒要钱，他每个月省钱，摆酒要买酒，酒价是一个月一个月的上升，他打了个如意算盘，每月入货一两瓶，都是清一色的“拿破仑”，酒都是放在他的碌架床底下，这几年下来，床底下都给摆满了，他对自己说，“酒不能再买了，不要说二、三十围酒，就是筵开百席，存货也足够应付。”他曾经和阿娟父母谈过，他们提出要二十席，加上他自己父母的要求，摆酒就最多摆他四五十席。

问题是阿娟迟迟不肯答应，所以他头痛，除了头痛婚事，还要头痛床底下的存货。

这件事，他始终没有对阿娟说。

有时他睡在床上，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温暖，只要床底下的酒有一天报销了，他就可以成家立室，不但他等待这一天，住在新界的父母也等待这一天。

有时他想得兴奋，就想喝一口，他的酒量并不好，一瓶酒可喝他一个月，他想，锻炼酒量也好，到了做新郎哥的那一天，人家敬酒，也能应付。

这一下下班，阿娟和阿成走在一起，她望望他，“我终于下了决定，”她说，“我要结婚。”

他喜出望外。她继续说，“我已经答应了阿强。”

他如头上浇了一盆冷水，几乎说不出话来：“我们这几年的感情……”

她实在想不出该怎样去安慰他：“我们还是好朋友。”

“好朋友？”他冷笑一声，“可是……”他说不下去，本来他想说，“可是我床底下的酒？”

“可是什么？”她问。

他不想费唇舌解释：“你跟我来！”

“哪里去？”她问。

“到我住的地方。”他说，“我有东西给你看。”

阿成不说是是什么。阿娟也不好瞎猜，到时就会分晓。

到了他家，他一言不发将床底下的布帘掀开，里面是百多瓶摆得整整齐齐的“拿破仑”。“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摸不着头脑。

他咽了一口气：“本来这些都是留给我们结婚用的，我是一瓶一瓶的买回来……”

阿娟望他一眼，感动得差点没哭出来。但总不能为了这百几瓶酒打消她和阿强结婚的主意。

他们沉默了好一会儿，阿娟终于说：“这些酒，我叫阿强都买下来，照现在的市价，你应该赚很多钱。”

说到钱，阿成激动得几乎要把银行存折拿给她看。

冲出水晶体

樊尤妮

子政带着歉意地告诉黛儿说他下个月要辞职了。黛儿一脸狐疑，同时又满不是滋味地问：“真的吗？但——那是一份可以拾到钻石的工作呀！”

子政苦涩地龇了龇牙，看着黛儿那天真的神态，作声不得。

黛儿何尝说错了？他确实在工作时拾过钻石。一年多前，他刚预科毕业，就到“金谷大酒店”的酒吧当起酒保来，不为别的，只为甩开那标志着单纯的白色校服，可以煞有介事似地投到花花绿绿的社会层面看看。自己哪儿有那么多闲钱闲工夫经常泡酒吧呢？一边调着那些翠绿、淡黄、琥珀色的汁液，一边朝那些鲜衣丽服的男女打量，倒也蛮惬意的，于是日子就是这般，一月复一月地溜走了。

一晚，又是那狂歌浪舞的场面，酒吧的舞池虽然弥散着一片黯蓝，然而借着壁灯里发出的晕黄光线，子政还是能看清楚酒客们的激昂的神情。

他们一个个东歪西斜，酡红的脸蛋滴着一颗颗汗珠。打烊时，酒客们早已被一只只探戈、伦巴累垮了身子。子政目送他们拖着疲惫的躯壳离开后，步出柜台。

突然他瞥见灰绒的地毯上，一只小巧的意大利K金制的橄榄叶桂冠型心口针，上面熠熠地闪着几粒碎钻。他连忙带着偷窃般心虚把它收藏了起来。

第二天，他把那枚别针扣在黛儿的领口下时，黛儿绽出富足的笑靥，做了三年的接线生意，她还是头一遭摸这种昂贵礼物呢。

现在这袖珍的桂冠还端挂在黛儿胸前，她一边用纤指捏着上面碎钻一边问：“这不是很好吗？以后说不定——”

子政一口接下去道：“但这毕竟是偶然拾到的，怎可当成必然的事情呢？况且那不是我真本事挣来的，看着多刺眼！”

接着他絮絮滔滔地告诉黛儿，他越来越觉得自己活得浮夸了。晚间那班精神受了一天工作紧绷的男女来到酒吧豪饮，他们谈白天的金股行情，商场的奇风谲云、和不着边际的应酬寒暄，他看的听的东西五光十色。但自己还不是象水晶体内的一块死物，表面上绚烂多彩，实际上只不过是外界形态色泽的反映罢了。他怕的是有一天肉身

被凝固在这水晶球里渐渐僵硬老化。

子政告诉黛儿，他要争取学业深造，什么捡来的钻石，片刻的欢愉他全不希罕。他要的是自己实实在在拿得到又应拿的。

黛儿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熟悉的陌生人

荆 夫

天已经全黑了。若不是突然电光一闪，雷鸣鼓震，我真的不知道现在下着滂沱大雨呢。撑着刚惊醒的眼睑，我清楚地听到了雨声淅沥。雨下得这么大，可是母亲为何这样久了还没有回来呢？嗯，她可能还没有携带雨伞呢。傍晚的时候，我因为晚饭不合胃口，一声不响就倒在床上睡，饭没有咽下一口。不久，就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轻轻的，可是我听得到。现在开始不安起来了，说不定她在哪里遇到意外，越想就越睡不着。心“呼呼”作响，与雷鸣混杂一起。似乎，良心在责备我。

在这世上，我最不熟悉的人，要算是母亲了，我时常这样想。自从晓得人性后，便越觉与她疏离得很远，恨不得她快点离开人世。我不明白，每次见到她，心里就泛起一阵异样的感觉，仿佛她是一个陌生人。可是，她确是我的妈妈啊。

我不明白，母亲为何要奶大我。听说奶大一

个人是非常辛苦的，那么，这又何必呢？每次鼓起勇气问她，她常总是笑而不答，仿佛心里早已说了一般，又或许她的奶水早已混和了我所要知道的答案。可是她不说出来，我又怎么晓得呢？渐渐，我再不去问她了。这么亲切的问题，实在不应去请教一个陌生人。

母亲从来都不多言，就是对着她的儿子——我也是那么惜言。每次回家，听到的总是“暖暖”的回应声，久而久之，对于这样的回应，我都没有再去理会了，然而，我每次回家，却还听到这样的声音。

其实，幼小的时候，早已听惯这声音了。当她抱着我的时候，就不断口哼“暖暖”的歌调，轻轻而柔和的，似乎怕弄破我的耳膜，弄醒我的睡眼惺忪。然而，事实上的是极希望醒来的。每次快要醒了，却又敌不过这“暖暖”的微音。

“暖暖”的声音，似乎很亲切，可是我却感到越来越平常，似乎成了一种烂调，是陌生人的招呼声，掠耳而过，完全不熟悉，没有任何感情。

当我哭的时候，她也是“暖暖、暖暖”的安慰我，那时我会慢慢停止那哭声。后来我又哭了，她也是一样的声音。我也止住了哭泣，可是不是那声音再有什么力量，而是我再也不希望听到这没有任何感情的声音。我不明白，她为何要这样

做。

奶水奶大了我，“暖暖”声音，也如奶水一样奶大了我。可是到了现在，我并没有感到这两样东西什么亲切感，对我来说，实在是非常陌生。似乎，除了躯壳外，母亲就没有给过我什么，正如陌生人没有给过我什么一样。然而，这个陌生人——母亲，却一直抚养我到现在。

雨水并没有停下来，雷声震慑人心弦。从床上站了起来，拖着蹒跚的脚步，倚在窗门旁。开了窗，想从夜室里忆起妈妈的面庞，可是竟然半点轮廓也没有。然而，雨水却毫不留情地打了过来，面庞、嘴角、衣服全都湿透了。电光突然一闪，划破黑黝黝的长空，雷鼓衔尾而来，似乎想击穿我这无力的身躯。忽然，我感到嘴角有一种异样，我发觉雨水的味道竟然是那么熟悉的；我又听到这雷鸣鼓震的声音变作了温柔的微音——是我非常熟悉的微音。是奶水和“暖暖”的微音，对了，是母亲永远给了我的东西。心“呼呼”的跳，良心在责备我。

这时，响起了开门的声音，是母亲回来了。她手拿了一团破烂了的报纸，浑身早已湿透；腋下夹着一包东西。她看到我开了窗站在那里，便慌慌张张的替我关了窗，然后用布干揩拭我湿处。不久，她拿起那包东西，满心欢喜的对我说：“暖，

你喜欢吃的。”眼见她那狼狈的样子，我实在忍不住泪水了。

“妈妈，这又何必呢？”原来我的声音早已啞了。

“暖暖，不要哭啦。”

“妈，为了什么？”

“因为你是我的儿子……”母亲的眼眶，早已注满了泪水了。

听到这句话，我立刻倒在母亲的怀抱。心里只是说：“妈，你为什么不早点说。”望着母亲的面庞，原来竟然这么熟悉，只是染上了两道泪痕。依偎在母亲暖暖怀抱良久，鼓起了勇气说：“妈，我曾经咒你死呢。”母亲听到后，更紧紧地抱着我，微笑地说：“暖，是吗？”啊，多熟悉的声音。

一颗泪，已滴到我的嘴角上，甜丝丝的，似乎是曾经奶大我的奶水一般。

怒海慈父

南天竹

赤日炎炎，吐露港上海不扬波，水面仿佛被镀上了一层金箔似的，叫人看得目眩。金仔趁着下午的空隙，独自儿在堤边蹀躞。

不过数年光景，这儿就变化得面目一新了。就数数看，那年咱们用作竞渡的平阔海面，如今矗立了幢幢的高楼大厦，公路纵横交错，交通四通八达，已由沧海变成桑田，旧貌已一去不复返了。

回顾火车站的位置所在，金仔想起了他那原本充满欢乐的老家。在简陋的棚屋里面，除了八个兄弟姊妹以外，还有爷爷和嬷嬷。虽然生活清苦一点，可是有一个乐观负责的爸爸。金仔最爱他，尤其爱他那身黑黝黝的结实肌肤，常常把每个孩子搂进怀去，用那被海浪锻炼得格外粗糙的下巴又呵又哄，害得他们又疼又痒，格格地笑个不停。

在葱茏郁茂的元洲仔畔，那片碎石嶙峋的野岸，常常见到姊姊和母亲，金仔也爱跟他们去凿

鲢。每次还等到父亲回程，一家大小，喜气洋洋地一同回家。

每次回程，父亲就在这海堤上岸，回来后总是一筐两筐的，总有点收获。有时多些，也有时少些，但他总检些大伙儿爱吃的回来下锅。不过，最令金仔神往的，还是他家的那条船，纵然破旧了点，可是依然很坚牢，爷爷说，它是个好宝贝，也是最忠实的仆人。

每回出海，金仔都非常羡慕姐姐和哥哥，因为他们可以随船出海，跟父母干活。由于爸爸认为他年幼，所以还不会让他随同出海。

不过，人总有如愿的一日。那天，风和日丽，爸妈又准备乘船出海去了。金仔踏着“胶拖”，拖着光着脚的小妹到堤边去凑热闹。

除了他家的那条船，姨公的那条木船也在前面准备。金仔站在堤上，眼巴巴地望着兄弟们忙碌，又网啦，又渔筐啦，堆满了稍嫌窄小的舱面。

“爸！我们还太小么？”

“嗯！”忙个不亦乐乎的父亲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可是金仔依然不甘心，苦苦追问：

“爸！让我们也出海，好么？”小妹吮着指头，拉着金仔的衣角，也在一旁唧唧哝哝地鼓噪。“看！妹妹也想去呢！爸！”

搁下了活。爸蹲下身子去，微笑地注视了他们一会。终于允诺：“好吧！赶快帮活吧！”

“嗨啊！嗨啊！”雀跃的金仔兄妹俩全上了船，他们跳来跳去，又进又出，又抚摸这，又拖拉那，有说不出的兴奋。

缓缓地，帆也升起来了，太阳伯伯也象在微笑，理应是个网网千斤的好晴天。吐露港面，到处波平如镜。

两条船在水上一前一后地徐徐向前进。爸掌着舵，妈守在船边，几个兄姐坐在船面休息。但金仔和小妹俩可不见闲着，一路上凭在船边，对着远处的海面吱吱喳喳的嚷个不停。

到了中午，吃过午饭，也有些收获了，但仍未想到要回程，他们准备再下网。不过，天边开始有了点乌云。

午后二时，乌云愈积愈多，逐渐显得有股山雨欲来的气势，姨公的木船再升起了帆，看样子有意思回程。可是，金仔的父母仍在忙于撒网。

“爸！刮风了！”金仔的长兄在嚷。大伙儿不禁歇下手来，往天边远望。果然，一团黑气由那边汹涌滚来，说时迟，那时快，狂风刮起了，四周海面波浪霎时一片沸腾的姿态，斗大的雨点使劲地往船上打，父母和兄姐们不约而同地赶忙去收网。不过，这时候，网里象有千斤重担似的，怎也

拉不上来。

“快！快！使劲点儿！大家使劲点儿！”金仔也慌忙地喊叫。

那边，风愈紧，雨渐急，渔网和人堆把整条船拖得往一边倾斜。由于雨水的湿润，舱面滑得留不住脚，人都往边溜过去了，小妹慌张得只管哭喊，情势已愈来愈危险了。

“哗啦、哗啦”雨声，风高浪急一片，“隆”的一下，整条船在风暴雨狂下，竟翻过去了。一时间，全船的人全泡在水里，只有金仔和小妹不会游泳，大家都在波涛汹涌下挣扎。那边姨公的木船瞧见了，正忙着赶来救援。

海面上一片混乱，年长的忙于往姨公那边游。金仔喝了几口水，就不知昏死过去多时了。突然海底一双有用的手把他举起了来，又马上送到姨公的船上去了。金仔很清楚，那是爸的臂膀。不过，他没法说话，也没法睁开眼睛，耳边只听到阵阵鼎沸的人声。似是妈在嚷：“还有小妹呢？”“是啊！”“……”接着，又是“骨碌”一声，象又有些东西掉进海里去，又是妈在嚷：“你可得小心点儿啊！”

等到金仔醒了，船上满脸忧伤的人，还有涕泪双流的妈妈。金仔不禁问：“爸呢？”又环顾一下，再问：“小妹呢？”然而，“哇”的一声，所有的

人都哭起来了。

爸到底是个最值得金仔敬爱的人，又乐观，又强健，特别是非常疼爱金仔们。

转瞬冬尽春残，夏去秋来，整个元洲仔的家园所在，都被夷为平地了。连金仔一家也迁上陆上居住去了。

听说纪念亡母可以佩枝白色的康乃馨花，至于星期日，金仔也想佩枝白色的牵牛花，来纪念他的爸爸。

为你疯狂

桑妮

司马娜忘不了那掌声！

她第一次登台，唱了第一首歌，台下反应冷淡，竟没人为她鼓掌，弄得“再来一首”便没有了一个妥当的借口，司仪阿M不得不出来打圆场，面对着台下那一围一围的听众，口沫横飞地说：

“我们的司马娜小姐从×埠来，特地为我们香港的歌迷演唱她几首风靡了许多年轻人的最新爱情歌曲。她很喜欢香港……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司马娜小姐为我们再唱一首，她最拿手的《我为你疯狂》！”

这，掌声才稀稀落落地响起来了。

第二首歌唱毕，听众的掌声开始为她鼓了！看来都是发乎内心的。她大感兴奋。

第三首，掌声又热烈了些……

从夜总会出来，已是午夜十二时过后。司马娜的男友截了辆的士送她回家。

在车上，男友不客气地：“娜，你今晚唱得真

糟。”

“怎么？”司马娜说，“你是说我第一首歌吧？我明白，唱得不好。可香港的听众，也太没礼貌了，一点反应也没有，你叫我能唱得起劲吗？”

“你唱得不好，怎能怪人家？”

“第二首第三首歌唱得比第一首好。你明白其中奥秘吗？”司马娜说。男友摇摇头。

“我十分情绪化，客观反应对我很重要，我很需要掌声，那是一种刺激。”

司马娜初次登台，听到掌声，兴奋了一夜不会入眠。半夜她从床上爬起来，站在大镜面前唱了一首歌。她想象着镜子那边就是台下，几百名夜总会客人在那边听着。然后，她幻想如雷掌声哗哗响起来，她闭上眼睛，陶醉着，兴奋着，灵魂好似飞上云端。

然而乐评界对司马娜的歌艺不但不敢恭维，兼且有极尖锐的批评。司马娜不读报，什么都不知道。

又上了几次台，司马娜终于病了，医生诊断结果，是太兴奋导致。而司马娜明白是掌声引起。在台上，热烈的掌声一起，她的心脏就跳得十分剧烈；掌声越疯狂，她更不能自制，感情放浪，竟终于嘶哑变音了。

最疯狂的是最近一晚，司马娜刚登台，口都

还未张开，掌声忽然如雷暴一样爆发，还渗进了口哨和狂喊。司马娜兴奋过度，晕死过去。男友赶忙跳上台去，脱下西装，覆盖在她那薄如蝉翼，不着胸围的透视装上面……

流 浪 汉

张 城

香港这地方，养出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人。这个人亦不详其姓氏，假定他姓陈，人长得硕健，胖胖的，就叫他肥陈吧，年龄五十以上，六十未到，穿得不算槛褛，冬日一件旧羊毛衫，夏天是旧恤衫，不论四季，都穿袜。每天不是呆呆的坐在人家店前便是倚着行人路的栏杆悠然自得，冷眼看来往行人。

行人，自古以来分两大类，不是名便是利，这位肥陈是两大类之外，偶然，他也会在附近散步，他的家是一张烂棉被，两个大胶袋，放在路边，也没有被偷掉，也没有人当是垃圾扫掉，大抵扫街的也知道这些东西有主人。

这也可见得此地治安良好，他的家当摆在路边，他在附近，眼光可以看到也还吧了，有时候，他老人家不知何去，而这些东西还是安全如故，未动丝毫，可见得治安之佳。

此地此时这等以路边为家的人可不少，只是

程度不同。比如肥陈，穿的不错，头发也不长，可见时时光顾理发店，与那些蓬头垢面辈大不相同。

他并没有向人乞钱，也未见过他与人说话。白天，六时许便起来，晚上十时许便睡觉，他的家就在银行门前，银行五时后便关门呀，门前便空着，通常有石级，这是他的椅子。

也曾见过他入银行，每月一次，是他的儿女供养他，每月把钱转入他的户口，他每月把钱依时提取，以作生活之资。不是的，他没有儿女，甚至连亲朋戚友也没有，因此从来没有人与他聊天。

他的生活似乎并不太差，如不然，如何养得胖胖的，美中不足只是睡在路边，为了不租张床位住，是没有足够的钱付租金。

附近有大牌档，每日三餐，他很易解决，或者吃个面包也便算了。但即如平常人一样，他付钱，从不赊不欠。他的钱，可见得是从银行来。他是银行的存户，他对银行有感情，因此，他睡在银行门前，这是行人路，银行的看更也不会赶走他。

肥陈虽没有朋友，但也与其他占领地之侧摆档的小贩偶有交谈，他是一个卖童装的小贩。

突然，一连几天，我路过银行之前，不见了

肥陈，墙角的棉胎与两大袋东西依然。一天、两天，多少天，都再不见他。

到后来，连肥陈的家当也不见了。墙角空荡荡的，这世界上，肥陈消失了，唯一知道多少消息的是那小贩，他还在开档，可不需要肥陈把胶袋移动一下，空出更多位置来放他的木头车。

小贩说，肥陈进了医院。

肥陈有一笔钱存在银行，每月支取利息三五百元，利息高时多一点，减息便少一点，我记忆起了，肥陈也有皱眉的时候。

这些钱，只够他一日吃两餐，再无余钱租房子，连租床位的钱也不够，于是他只好在银行门口睡，他对银行是有感情的，为了他有钱存在那儿，每月也会施施然进去一次。

这些老本钱是他一生的积蓄，后来因病没有了那份工作，从此他的神经有点不正常，再找不到工作，他只好吃息过日，说他不正常到做坏事，却又不然，他只是不能集中精神做工。

就是这样，一年过了又是一年。没有人同情他，他也不会关怀别人，他只是望着站着冷眼看行人。每天时间便如此打发了，也许他自己没有什么感觉，他已麻木了，此地多少流浪汉是如此。

他倒了下来。人们从他口袋中发现了银行存折，发现了每个月提取的数目，才知道他的辛酸，

而这些钱，他最后说是全给慈善机关。

人们问及他的身世。他说是“银行家”。

“银行家？”人们莫名奇妙。

但他的唯一的朋友，卖童装的小贩终于参详出来了，银行家者，是以银行门口为家之谓。我也想起了，他除了在银行门口睡觉之外，附近有一些空置的店铺，门前空余的地方多着，他却不曾去，甚至连坐下也不会。他或坐或立也离不开那银行，为了他有几万块钱存款，他有亲切感，或者觉得有监护之责。

他可说是个奇人，在这社会里，没有人关心他，他也没有关心别人。他天天似乎活得很好，与世无争，存在时没有人理会他，他去了，人们不多时也便忘记了。

鸚 鵡

陶 里

我养了一只鸚鵡，笼子挂在向南的窗上。这鸚鵡除了学我诗朗诵声之外，不学人说话。十三天前的晚上，它突然对我说：“明天，全镇家家大门反锁。而你，诗人，必需用白油在黑纸上写诗。”

我骂鸚鵡胡说八道。次日，我果然被限令留在屋内，大门已被反锁，窗子给封了，只留下向南的窗子开着。

有一条眼镜蛇几次想爬越向南的窗子进屋里来，鸚鵡气势凶凶的呼斥，不准它进来。眼镜蛇后来掉头走了。

十三天来，我从向南的窗子得到食物和用品，我不晓得东西是怎样来的。每当我发问，鸚鵡就模仿我的诗朗诵声：“伟大的赐予来自伟大的生命！”

我的生活大致象以往的安宁。最使我迷惑的是我用黑纸白字写成的诗篇，不论收藏在什么地方，只要我睡着，醒来时就失了踪影。

我以为鸚鵡会知道诗篇失踪的秘密，但它否认，说那不是秘密，只是我头脑混乱，写诗不过是一种幻觉。

“幻觉？这明明是现实！”我说。

“你懂现实？”鸚鵡以捉弄的口吻问我，“现在，连你在内，镇上只剩下十三个人，这是现实，你懂？”

“只剩下十三个人？其余的往哪里去呢？”

“有三个人将在中央广场死去，你必须到那里去！”

“为什么？”

“为他们英雄式的死亡作证，写成史诗。”

我越过向南的窗子走上街上。家家的大门都被反锁，所有的窗子都被封闭。路上没有一只野狗，天空没有一只飞禽。

晨光寂寞地照着中央广场。广场的东南角躺着三具尸体，拼成一个三角形；三角形中间死着一条眼镜蛇，我想它正是要爬进我家的那一条。

“死得好？”我有点幸灾乐祸。眼镜蛇虽未伤害我，但每想到它，我都不寒而栗。至于那三个死去的人，是否死得英雄，是否应把他们的死写进史诗，我没有考虑。

我想起鸚鵡刚才的话，稍为计算一下。应该还有九个人活在镇上，他们在哪儿呢？现在寻找

他们大概不会错。我去拍附近人家的大门，屋檐上有死的眼镜蛇掉下来，却没有人应声开门。

有的大门上有血迹，门缝里流着血。

我回头向家里走，希望赶快见到鸚鵡，得个预言。但是，鸚鵡不见了，它的钩形嘴挂在笼边，它翠绿的羽毛铺满我的桌面。

挂在笼子上的鸚鵡嘴忽然说话：“余下的九个人又死了。现在，全镇只剩下你一个人。诗人啊，眼镜蛇来了！”

我听到眼镜蛇爬过来的声音。

现在，我唯一的选择是站在向南的窗子了，作一只鸚鵡。

笔 友

郭 存

李长江紧紧抓着那封粉红色信笺，读了一遍又一遍。

信上热情的字眼，每一次都令他的心卜卜跳着。

“江，我多渴望我们快些见面，我说的是实话，每一晚，我捧着你的信，读了不知多少遍，才酣然入睡。”

这是笔友宝珠给他的第二封信，他虽然和她未见过面，但信内每一句话，都洋溢着无比热情，令人难以抗拒。

他试探写信约她见面。

想不到宝珠马上回信了，而且还附了一个餐厅地址。

他看了信，心里不由震惊了起来：“糟了，约会就是今晚七时。”

他摸了摸口袋，还有二百元，他想和宝珠去吃一个扒，然后一起看电影，再送她回家，还足

够开支了。

他换上一套簇新西装，匆匆赶到那间餐厅，入门口他马上被里面的情景吸引住。

餐厅坐满了好几对男女，他们喁喁细语，看来，他们是情侣吧。

他和宝珠约好了，彼此以襟上一朵玫瑰花为记号，他望望偌大餐厅，并没有一个单身女子，他选了一个卡位坐了下来。

他将一朵玫瑰花放在上装口袋上，盯着每一个进来的女客人。他心中在想：“宝珠是一个怎样的少女呢？”

他情不自禁地又掏出她的照片出来，细细再看一遍。

当他想到入神时，一个娇滴滴的女孩子在对面站着，轻声问：“你是李长江？”

他不由呆了一下，因为宝珠比相片中人美丽得多呢！

宝珠笑说：“怎么啦，你这个人真怪，我来了大半天，还不给我招呼。”

李长江连忙招呼她坐下，礼貌地问：“你要喝什么？”

她一挥手，伙计来了，她说：“来，我们一起喝杯酒，庆祝我们有缘相识。”

她不管他同意不同意，要了一瓶白兰地，倒

了两杯酒，一杯递给他，然后自己举起杯子说：“我们干杯！”

出乎他的意外，她的酒量相当好，三杯下肚后，他已感到晕眩，她眉心一皱说：“我明白了，你大概空着肚子喝酒，我们叫几个小菜，一面吃晚饭，一面谈吧。”

宝珠不客气叫了几款海鲜的菜，这一下李长江不禁想起口袋内只有二百元，额头直冒着汗珠。

他暗想：“如果不着人送钱来，一定会大出洋相呢？”

他说了一声对不起，迳自走到柜台打电话去，他摇了几个电话，朋友都找不到。

直到晚上十时，他才和一位老同学联络上了，他用求救口吻说：“快，请带二千元吧。”

“发生了什么事？”老同学紧张地问。

他将自己的尴尬情形说了出来，那个同学忙问：“哪一间餐厅？”

他将餐厅说了之后，那位老同学说：“你上当了，那间餐厅串同几名女子借着征友，引客人上门然后乘机敲一笔竹杠，那些小菜、饮品特别贵。”

李长江听了，大怒说：“你不必来了，我有办法对付。”

他借着小解，悄悄溜了，他心想：“这一回出洋相的该是宝珠呢！”

门

蓝 石

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老子

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我是从那扇蓝色的门进来的。门是被我自己推开的。在门的右侧有棵大榆树，树的浓阴，遮掩着门的起伏。象海浪舐着沙滩。

是什么吸引我走进这扇门的呢？是好奇？还是梦境？反正我失踪了。门的两边是厚厚的墙。把我和我的影子分割成两部分。一部分属于我自己，另一部分属于上帝。墙上有许多我不认识的字。字使墙充满了活力。仔细回忆一下当时的情景，我隐隐约约记得，是从门里飘出的一缕馨香的旋律吸引我。旋律很迷人。谁听见了都会象我一样产生这种蠢念头。因为人类具有某种、常常会出现一些意想不到的傻思想。固执而天真。

但是现在门没了。消失了。我走过的地方，变成了墙，它高高地站在我的身后。我有些后悔。因

为先前的旋律不过是一种诱饵，或者是我头脑中产生的幻觉。也许门的本身就具有博雨赫斯的迷宫的味道，而我也不过是卡夫卡笔下的一个活物。我从来没有考虑过门的重要性。因为我和门从未发生过正面冲突。问题的严重性，是这几天我才感到的，我的安全似乎受到了某种威胁。我不得不在这表面宁静的陌生的地方，回忆、思索、幻想或绝望。我曾努力想使自己保持镇定，但事实告诉我，这是一种可笑的自身安慰。其实，我改变不了我自己。我的一切尝试最终都可能失败。这是一场误会，我试图重新在墙上扒开一个洞，或者类似的东西。结果还是失败了。我没有办法。我完全绝望了。似乎死亡的阴影在向我逼近。我根本就不知道我在这个地方失踪了多久。而且还要失踪多久。我陷在时间的深渊里。一切都无能为力。也许悲剧的因素就在这里，其实，事情很简单，这里曾经有一扇蓝色的门。我是从门进来的。后来门不见了。我没有一点办法退出去。或者在这里等死。或者选择其他手段。

一天早晨，我突然发现一件奇怪的事情。在榆树左侧的墙上（榆树仍是榆树），有一块方形的镜子。镜子里有一个和我一样的人。但不是我。肯定不是。因为那人的头发很白，我记得我是地地道道的黑发，这件事使我感到很可怕。我想给我

的朋友们写信。因为墙的那侧有一个邮筒。我在那里扔过很多信，但发出去的信，没有一点回音，我开始感到不妙。我朦朦胧胧地意识到，在这陌生的地方，一定还藏着许多人。或者类似人的动物。也许是他们在拿我的性命开玩笑。我下决心写一份遗书，但又一想，我就这样默默地死去，似乎有点玩世不恭，别人能活下去。我就不能活下去。世界是大家的。

夜里，我想认认真真休息一会，可是办不到。每天夜间都有许多人出来，说着、笑着。他们好象来自另一个世界。他们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笑容。他们的欢乐是我所不了解的。后来，我才发现。我已经死了，自由了。他的神色完全不象我，他是另一个人。

墙整齐地站在黑暗与光明之间。把我和世界分割。我一点也不感觉悲哀。因为欢乐恰恰在我这方面。在另一个有天使唱歌的国度。在那里门很多。门的本身并没有什么象征或寓意。传说在不断地繁衍。我并不知道门和我的生活有甚么关系。也许最终门还会出现的，在什么时候，这并不是我个人的问题。因为等待是遥远的事儿。老子说：柔弱胜刚强。我的心豁然地亮了起来。

白描纸

余文诗

还未到黎明时分，被一阵阵急促忙碌的声音吵醒。

擦着惺忪的睡眼，只见人影在门缝外晃来晃去，扰扰嚷嚷的好不热闹。

妈妈那刚烫好最时髦的雀巢头在门外探了进来，哟！平常素净的脸蛋还有胭脂口红呢！真的眼前一亮。看见她一身新簇簇的红底紫黄碎花，斜襟双绉棉袄，黑绒裤，配上绣花珠子鞋，美得象个新娘子。她把我们几个小儿女棉被一揭，摇了我们的腿：“赶快起床吃年初一饭。来，谁先起来吃饭谁就得最大封利是。”

一、二、三、四、五，五个小鬼头抢着跳出被窝，(小弟那年未出世)母亲这利诱每次都奏效。不消两分钟，一个二个蓬蓬松松的堆在饭桌前吃那半夜三更的年初一饭。虽然咽着饭菜只觉淡而无味，凌晨胃口实在不佳，但吃得倒是兴高采烈的。

早饭之后小弟妹们可以翻睡，我和二妹就被母亲硬性规定卷头发。不是我们不爱扮靓靓，而是那种近乎原始的卷发方式实在无奈。坐在椅子上让那烫红的铁卷烧着头顶上那堆乌黑的乱草。有感觉是点星星之火，正在燎原。那炙热的痛轻轻的蔓延整个头颅，真的不知是祸还是福。

坐上一个多钟头的功夫，终于卷了一个椰菜花头，象极了非洲黑人曲卷发，我将它命名为“花开富贵”装。以当年的时尚潮流，那简直是独具匠心的设计。最难得是不需要加什么香油，已有一股焗焦多士的香味。不用染发素，已有很多由黑变黄的小撮。想母亲一定料不到自己的试验竟创了先河，十多廿年后这发型还流行起来呢！

家里的规矩是，年初一清早见到长辈都要叫句“恭喜发财”。三弟个性倔强，不知好歹，一小把年纪就使脾气，说不叫就不叫。父亲罚打他，直打至说出“恭喜发财”为止。祖母最宠三弟，一边哄着三弟说“恭喜发财”，一边嚷着：“不要打，打得屁股都开花了。”看她急得团团转，我就逗她：“不打紧，花开富贵嘛！”

向长辈叩头拜年也是家规之一，一排整齐列队的下跪叩头，场面煞是热闹壮观。但前些年头当我还在美国时，父亲说新时代潮流，叩头拜年的习惯可免则免。倒是我们几个做儿女的对这些

习俗依依不舍，但父亲仍坚持己见，一切从简。

以前的丫头小子们现在已经长得有毛有翼了，会飞的飞，会走的走，各奔向自己的理想前程，天各一方，在论叩头拜年，连聚在一起吃饭的机会也少之极少了。

想父母亲一定最缅怀“花开富贵”的时代，但最冀望的还是“儿孙满堂”的日子。

打 错 了

刘以鬯

1

电话铃响的时候，陈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电话是吴丽嫦打来的。吴丽嫦约他到“利舞台”去看五点半那一场的电影。他的情绪顿时振奋起来，以敏捷的动作剃须、梳头、更换衣服。更换衣服时，噓噓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国人》。换好衣服，站在衣柜前端详镜子里的自己，觉得有必要买一件名厂的运动衫了。他爱丽嫦，丽嫦也爱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注册处去登记。他刚从美国回来，虽已拿到学位，找工作，仍须依靠运气。运气好，很快就可以找到；运气不好，可能还要等一个时期。他已寄出七八封应征信，这几天应有回音。正因为这样，这几天他老是呆在家里等那些机构的职员打电话来，非必要，不出街。不过，丽嫦打电话来约他去看电影，他是一定要去的。现在已是四点五十分，必须尽快赶去“利舞台”。迟到，丽嫦会生气。于是，大

踏步走去拉开大门，拉开铁闸，走到外边，转过身来，关上大门，关上铁闸，搭电梯，下楼，走出大厦，怀着轻松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刚走到巴士站，一辆巴士疾驶而来。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冲向巴士站，撞倒陈熙和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女童后，将他们压成肉浆。

2

电话铃响的时候，陈熙躺在床上看天花板。电话是吴丽嫦打来的。吴丽嫦约他到“利舞台”去看五点半那一场的电影。他的情绪顿时振奋起来，以敏捷的动作剃须、梳头、更换衣服。更换衣服时，噓噓地用口哨吹奏“勇敢的中国人”。换好衣服，站在衣柜前端详镜子里的自己，觉得有必要买一件名厂的运动衫了。他爱丽嫦，丽嫦也爱他。只要找到工作，就可以到婚姻注册处去登记。他刚从美国回来，虽已拿到学位，找工作，仍须依靠运气。运气好，很快就可以找到，运气不好，可能还要等一个时期。他已寄出七八封应征信，这几天应有回音。正因为这样，这几天他老是呆在家里等那些机构的职员打电话来，非必要，不出街。不过，丽嫦打电话来约他去看电影，他是一定要去的。现在已是四点五十分，必须尽快赶去“利舞台”。迟到，丽嫦会生气，于是，大踏步走去拉开大门……

电话铃又响。

以为是什么机构的职员打来的，掉转身，疾步走去接听。

听筒中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请大伯听电话。”

“谁？”

“大伯。”

“没有这个人。”

“大伯母在不在？”

“你要打的电话号码是……？”

“三——九七五……”

“你想打去九龙？”

“是的。”

“打错了！这里是港岛！”

愤然将听筒掷在电话机上，大踏步走去拉开铁闸，走到外边，转过身来，关上大门，关上铁闸，搭电梯，下楼，走出大厦，怀着轻松的心情朝巴士站走去。走到距离巴士站不足五十码的地方，意外地见到一辆疾驶而来的巴士在不受控制的情况下冲向巴士站，撞倒一个老妇人和一个女童后，将她们压成肉酱。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二日作。是日报载太古城巴士站发生死亡车祸。）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台港微型小说选

作者 =

页数 = 1 3 8

S S 号 = 0

出版日期 =

V s s 号 = 5 7 9 9 4 0 2 0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目录页

台湾微型小说

戏正上演 & 侯博仁

打电话 & 爱亚

迷路 & 杨慎绚

化妆舞会 & 郭丽华

帮凶 & 疾夫

非约会 & 绿柯

枪 & 林双不

累犯 & 于在涛

红灯罗燕如

伤痕 & 施宜君

钓金龟 & 姚艺真

旁白 & 清溪客

服妻记 & 吴文琼

等待 & 京之春

那一滩血 & 韵恩

梳妆 & 袁琼琼

玫瑰花 & 杨逵

节 & 孟慧

小白猪 & 李捷金

三代 & 林文煌

新娘 & 吴念真

白医师的墓碑 & 周增祥

狗的智慧 & 张伯权

寻夫记 & 陈宁

梅莉的晚约 & 沈因

莲雾树 & 李宣

卖身契 & 庄子明

东西南北 & 苏伟贞

祭祖 & 孔雀

恳亲会 & 詹西玉

船长夫人 & 钟玲

短兵 & 刘维夺

结 & 黄之桐

风水 & 坡上客

剑赛 & 黄斐娟
金老二的最后一夜 & 梁建民
永远不许你丢掉它 & 钟玲
永远的蝴蝶 & 陈启佑

香港微型小说

候车奇缘 & 月稚
新孟母三迁 & 迪安
别了她 & 柳诗
两兄弟 & 迪安
喜酒 & 庆普方
冲出水晶体 & 樊尤妮
熟悉的陌生人 & 荆夫
怒海慈父 & 南天竹
为你疯狂 & 桑妮
流浪汉 & 张城
鹦鹉 & 陶里
笔友 & 郭存
门 & 蓝石
白描纸 & 余文诗
打错了 & 刘以鬯

附录页